



07120

陶庵集



光緒十六年順德
龍氏知服齋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陶菴集二十二卷

明黃澹耀撰。澹耀有山左筆談，已著錄。澹耀湛深經術，刻意學古，所作科舉之文，精深純粹，一掃明季剽摹譎怪之習，而平日力敦古誼，尤能以躬行實踐爲務。毅然不爲榮利所撓，如吾師自監諸錄，皆其蚤年所訂論學之語，趨嚮極其醇正，而平易可近，絕無黨同伐異之風，足以見其所得之遠。文章和平溫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絕無儒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唯恐若浼，可謂矯然拔俗，卒之致命成仁，垂芳百世，卓然不愧其生平。可以知立言之有本矣。集爲其門人陸元輔所輯，見於明史者十五卷，此本爲文七卷，文補遺一卷，詩八卷，詩補遺一卷，吾師錄一卷，自監錄四卷，共二十二卷，乃後人續加增輯以行者也。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諡忠節

進士黃涪耀嘉定人力學敦行閭脩自好嘉定破愾
然入僧舍索筆書絕命詞縊歿弟淵耀從之

陶菴集卷首殉節錄

二

知服陶菴書

明史儒林傳

黃涇耀字蘊生嘉定人爲諸生時深疾科舉文浮靡淫麗乃原本六經一出以典雅名士爭務矜利獨澹漠自甘不事徵逐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益研經籍緼袍糲食蕭然一室京師陷福王立南都諸進士悉授官涇耀獨不赴選及南都亾嘉定亦破愾然太息偕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歎涇耀曰城亾與亾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涇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遂與淵耀相對益歎年四十有一涇耀弱冠卽著自監錄知過錄有志聖賢之學後爲日歷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菴和粹造詣益深所作詩古文悉軌先正卓然名家有陶菴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諡之曰貞文淵耀字棹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

陶菴集卷首 史傳

三 知服齋叢書

重刊凡例

一先生古今體詩八卷為侯氏記原所德陸氏翼王張氏懿實所輯虞山錢氏刊於絳雲樓厥後翼王復輯文集五卷史記論略一卷吾師錄一卷合詩集為十五卷南翔陸氏扶照刊於陶圃乾隆中溧水陶氏澹泉增輯詩古文補遺三卷自監錄四卷為二十二卷刊於寶山學署卽四庫所著錄本也今以補遺依類隸入各卷以繇己錄附益之仍編為二十二卷

一先生所著尚有詩劄四書大旨史記質疑疑卽史記論略知過錄山左筆談案先生年譜僅於癸未六月計借北目亦疑是書為偽託均已散佚無從蒐訪詩文雜著聞為陶氏補遺所未及則從諸家輯錄補刊北客行痛哭諸詩則從錢氏初刊本補刊字蹟或經咎人塗抹不能復

陶菴集卷首凡例

辨始從關疑

四知服齋叢書

一陸氏陶氏刊本均枉四庫館未聞之苛序跋外祇錄史傳行狀及記略數則今恭錄提要及殉節錄冠諸卷首傳文象贊年譜墓表祠記依次增入諸家詩文記載彙為附錄遺漏尚多統俟續輯

一陳氏所輯年譜載先生生平出處交游著述及守城殉節事綦詳間及瑣事無關大節似可從略詩文均已補刊入集亦無庸復載

一偉恭先生谷簾學吟一卷為侯氏鳳阿及先生季弟殿雯所輯陸氏附刊集後陶刻仍之嘉慶中邑人別刊谷簾遺書五種題為秦氏雲津編輯卷端總序撰於雍正丁未已稱陶菴先生為忠節公案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於乾隆四十一年頒行雍正中不應先有是諡存誠錄序亦不見於陶

菴集均爲後人僞託無疑今仍以侯氏所輯五十一
首附刊集後

光緒己卯同人議重刊黃忠節公陶菴集屬任編
校辛巳冬刊成謹發凡起例如右宋道南識



陶菴集卷首 凡例

五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總目

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明史儒林傳

凡例 以上俱載前

總目

舊序

舊跋

傳

行狀

象贊

年譜

陶菴集卷首總目

墓表

祠記

附錄

卷第一

論

辨

議

卷第二

序

跋

卷第三

表

策

卷第四

啟

書

卷第五

傳

祭文

哀辭

卷第六

雜著

卷第七

史記論略

卷第八

吾師錄

卷第九

自監錄

卷第十

自監錄

卷第十一

自監錄

卷第十二

自監錄

卷第十三

繇已錄

卷第十四

繇已錄

卷第十五

陶菴集卷目總目

七

知服齋叢書

詠史樂府

卷第十六

和陶詩

卷第十七

四言詩

五言古詩

卷第十八

七言古詩

卷第十九

五言律詩

卷第二十

七言律詩

卷第二十一

五言排律詩

卷第二十二

絕句

卷末

谷簾學吟 象贊 序 跋

陶菴集卷首總目

人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總目

舊序

黃陶菴先生貞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爲之序嗚呼陶菴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絕命搢吭而成翼王訪求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爲流涕歎息者也陶菴深沈好書於學無所不闕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鈎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菴頓五指而數之首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

陶菴集卷首 舊序

九

知服齋叢書

章六經脩明先王之道爲務乃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而訾之噫此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王之教化既熄法度既亾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私謬雜糅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繇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尙以觀我陶菴非其人耶陶菴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其友夏啟霖輩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肖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之者愾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翼王以五年之力掇輯彙亾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爲陶菴己也吾故

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己丑秋九月太倉社弟吳偉業題於梅村舊學菴

嘉定黃陶菴先生諱澆燿字蘊生舉崇禎癸未進士卓然爲命世眞儒抗節致命乙酉之難間者皆斂色正容以爲今之顏清臣文履善沒後十餘年而其徒侯子元泓作爲行狀文直事核無愧良史陸子元輔張子懿實侯子元沂張子瑄輩相與排纘遺文錄爲全集諸子以陶菴於子有知己之言屬爲其序予頃者屏居江村追念平生師友輔高陽孫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文手自撰次以示來者又得陶菴之集而卒業焉乃喟然而歎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予於此三君子者既得而師之友之矣請因其文以知其爲人高陽之爲人奇偉沈塞如高山深林龍虎蟠伏嘘雲吸風變化莫測是故盤紆隱深彌望儻莽重巖增起波瀾灑溢使人可仰不可改者高陽之文也吉水之爲人莊嚴易直如芑鳳角磨不鷲不搏音中鐘律行應規矩是故正色讜言指事陳理如藥應病如坊止水使人可用而不可狎者吉水之文也陶菴之爲人清真高簡如圭瓚黃流不雜瓦缶冰壺玉衡宐懸清秋是故凜凜懷霜眇眇臨雲懸匏眾清朱弦三歎使人可愛而不可求者陶菴之文也有志於尚友者讀三君子之文而知其須眉如在警歎不遠弔碧血於平時激丹心於終古其亦可以無憾矣乎嗚呼賢人君子其身旣與社稷終始而其文章則有鬼神護呵側出於劫灰煨燼之餘然吾循覽其文志意發越元氣鬱盤求其彫傷殄瘁之象而不可得也旣而歌陶菴之詩出風入雅含宮咀商有鶴鳴沔水殷勤諷諫之志而無大東正月哀思噍殺之詞亂世之音

無之而況於亾國乎古之善琴者秋而叩角則溫風徐迴
艸木發榮冬而叩徵則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當斯時也而
賢人君子之文無志比律協呂激夾鐘而發蕤賓造化其
能舍諸吾竊疑卜子夏之論詩與孟子之論世殆至於今
而有驗有不驗也子老學耄忘撫卷而茫然自失陶菴之
徒郵傳其師之緒言於天人之際審矣故推言之以發其
端如以文而已矣陶菴固不待文而顯而其文亦不待序
而傳序雖不作可也庚子冬十月虞山錢謙益撰

陶菴先生之文一序於婁東再序於虞山自虞山之序出
寘其人於高陽吉水之間若三精之麗天殆猶季子陳樂
所謂觀止矣蔑以加矣然陶菴所以爲文者卽於人而得
之虞山猶有引而未發者乎世之論文者皆知剽販塗澤
之爲病不知子雲之法言猶剽販也元和之雅頌猶塗澤

陶菴集卷首

舊序

二

知服齋藏書

也爲其離文與人而一之也管宋景濂譏退之經訓菑畬
之說以爲學經而止爲文章之本陋之乎學經矣誠哉是
言千古文人能免斯陋者有幾若陶菴斯可謂能學經也
矣陶菴生於有明之季其時慕功名者溺於富貴工藝文
者汨於詞章不復明聖賢之學昧於利義之辨陶菴屹立
於狂瀾之表卽所爲帖括皆粹然儒者之言況所謂詩古
文乎此合文與人而一之者也故其原本經術貫貫史學
可與景濂相匹而天資清灑脫略塵穢曠然寵辱之外又
有陳公甫之風是以論其學問詩文在潛谿白沙之間若
夫涵養完粹卽當致命遂志之時不異春風沂水之境此
其內外澄澈唯侯子研德作狀能言其人與文之所以然
蓋研德爲陶菴入室弟子其學問指授得之有自故能表
裏綜括虞山稱其文直事核無愧良史殆有以也惜研德

遽逝安得有吳立夫其人者序滄海遺錄使研德之文同龔聖予之傳文陸二公並垂不朽乎窮老如予方退耕荒浦雖陶菴有子能讀父書然貧不自振羈子甥館採稻菴母瘠子胤妻癯焉一室又遑問壽人所著之書乎今陶菴遺文摺摭編輯者始於陸子翼王而研德實贊之顧初刻未竟又二十年而張子德符復貿產以竣之若其始終維護卒使成於及門之手則侯子記原之心有獨苦者唯予知之於戲青簡雖新化皿已碧記原猶謂景濂爲吳立夫門人以淵穎諡其師今陶菴之學實同景濂而夫子之門曾不得以景濂之事其師者事夫子乎攷諸諡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夫子實無忝焉遂與張陸諸子告謚貞文子不禁慨然太息慨自東京故家文獻彫零三十餘年琬琰奚寄今陶菴旣得哀刻其文復有狀以詳其行

陶菴集卷首 舊序

三

刊服齋藏書

諡以節其惠師生存沒於焉無負視世之依附門牆生榮則親沒則已焉者又何如也書成謹識數言附錢吳兩公之後時康熙丙辰春二月晦日同邑年弟蘇淵拜撰

君子之學一於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可疑察乎幾微旣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歿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成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歿蓋雖圭璧析於壽而不顧刀鋸鼎鑊懲於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爲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浙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冒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而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再按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旣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歿生

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於中宐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涇燿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望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歿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按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據經史博而不誣所謂脩辭立其誠者非與於是先生之沒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覩其容而聆其警歎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於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恆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於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於明歿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歿闖賊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卽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歿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宐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哉益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

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與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壽賢如簞人之瘠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邪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當湖陸隴其撰

往者先生盡節之年予未有知識其後從時文中稍稍習其姓字每手一篇輒慕思不置維時先君子顯而命曰童子欲知若人乎乃詳示先生殉國狀且曰是嘗有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今存軼不可知惜汝未及見也良年識之不敢忘比歲無事發故篋得有明文章數十家次第甲乙之取其言之不悖於道可傳於後者類爲一書自遜志齋集迄震川集才五家而止最後乃得先生文五十首掇其尤者十有七篇蓋自先生盡節以來思其文而不得見者二十有五年而所得止此然先生遺藁實未盡也當明之手士大夫□□□□寡廉鮮恥卽平日自號爲能文章侃侃議論而臨事濡覩貪祿苟活其末路有不可言

者先生成進士甫二年國心義不獨生於城破之日慷慨
自裁非有刀鋸之迫於歿而視歿如歸何其偉也及觀先
生集中當諸生時所作已惓惓於君父之際至甲申哭友
文則有曰庶勗將來公步亦步然後知先生之能辦大節
於一日者其期許有素而非出於慕尙矯激之爲矣予既
錄先生文行且博蒐散佚以成完書而輒畧其冊曰明弟
六家文選以次於震川之後嗚呼明二百年中著述
之家可謂極盛而予以六人者盡之論者不譏其見之不
廣卽疑其取之太刻而抑知以正學始以先生終節義文
章並垂於不朽此往代所希觀而有明之文不可謂非盛
也已嘉興李良年秋錦氏撰

明六家文選

從來君子立言貴乎言與行合未可徒工於言祇自命爲
文人也蓋其發之乎言者一本乎平日讀書窮理之功初

陶菴集卷首

舊序

五

知服齋叢書

不必艱深其旨塗澤其辭而析天人明倫紀和平通達之
中使人可愛可敬而知爲正人君子故際時之常則輔君
澤民而兼善天下遭時之變則致命遂志而不惜一身宋
之文山文公明之正學方公讀其書卽可知爲志士仁人
也乃堪與二公爭光日月者斷推陶菴黃先生先生接濂
洛薪傳羽翼經傳辨析史書凡於人材邪正政事得失一
本至公之心嘗著吾師錄以律身作自監錄以省過觀其
上王登水答柴集勳書而知心性之學觀其科舉論君道
吏治策而知經濟之學至其立身授命之大節見於寄弟
偉恭書云人不爲數千年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一人殊不
可解何其見之高也見於答侯雲俱兄弟書云身無濟世
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當養晦十年至舍我其
誰而後出何其養之純也至見之韻語者如寄弟詩野人

歎井中心史諸作皆一一以忠義哀傷自許故一聞國破君亡而從容赴義如飢渴之赴飲倉寒暑之服裘葛也斯豈計無復之慷慨決命於一時者可等量而並觀也哉或者謂先生境地視文方二公異文公身執朝綱方公位爲文學博士先生未嘗升斗之祿蹈海入山保全軀命誰復議其非者不知先生於進退出處之幾旣福成生之介素有定識使生當開國之初自能以文章黼黻皇猷與詹同文宋景濂諸公爲一代典型生當熹廟之際自能直諫盡忠與東林六君子填尸狂狷乃運丁陽九通籍雖遲業已解褐卽同旣字集中所謂出身之士猶許嫁之女殉節其分者安有隱忍苟完讓楊維斗劉公旦諸先生含笑地下耶先生遺集綴輯於陸翼王侯研德兩先生茲因舊板漫漶且漏略尙多陶廣文澹泉與寶山同學諸生廣爲校討補其未備細加編次并偉恭先生詩鳩工重刊以慰天下願見之思屬予爲序嗚呼先生忠義大節不待文而傳然有文而先生所行皆先生所言儒者讀書窮理固非虛語而先生之忠義大節益彰明於天壤況當兵燹劫灰之後又歷百二十年而先生詩與文盡出亦可知造物之於志士仁人其苦心有不可泯沒者矣乾隆辛巳孟秋長洲後學沈德潛謹序

管人謂東漢人尙氣節唐宋人重文章然讀顏清臣文履善謝疊山方遜志諸公遺篇歎其撐雷坼電爛然與日月爭光而致命遂志臨大節而不可奪又如是洵乎間世偉人節義與文章未嘗不合也若陶菴先生者眞其人矣先生鍾日星川嶽之英肩天網地維之任釋褐僅逾年城破之日與難弟偉恭先生同縊於西城僧舍其事載於明史

及先生門人侯掌亭行狀其詩文亦詳於錢牧齋吳梅邨
朱竹垞陸稼書諸先生序中憶予髮未燥時稍知辨聲韻
卽雜誦先生詩及散體諸篇愛慕不忍釋手嘗與同學論
詩文各有派別卽如勝國初吳中則宗高青邱袁海叟浙
東則宗劉青田王烏傷他如林子羽之於閩劉子高之於
豫章孫仲衍之於粵各樹標幟承學者類有攸歸而吾膠
則師法最正故其詩渾古蒼鬱高者似少陵次亦在隨州
東坡之間自唐李婁程四先生而外繼起者唯陶菴先生
一人牧齋嘗謂嘉定多讀書嗜古之士而推挹陶菴先生
不置口至其古文出入唐宋八家而尤以荆川震川爲圭
臬不爲僞體所靡也吾輩生先生後瓣香有在不學先生
而誰學哉顧自先生沒後全臺散佚雖一刻於 國初而
未全後及門陸翼王徵君侯租園掌亭昆季張方瓢諸公

陶菴集卷首

舊序

一七

知服齋叢書

蒐輯校勘付梓而板今藏於槎溪陸氏未獲風行會溧水
澹泉陶君來司教寶山深憐先生之集當公諸海內使後
學家有其書非重付剞劂不可於是邑之紳士欣然竭數
月之力凡題跋札記隻字贍墨悉補輯無遺更益以尙集
未刻之自監錄鳩工開雕將不日而潰於成陶君以予李
業於茲集者有年郵寄京師屬爲之序予唯先生之文實
先生之正氣凝聚鬱結而成者也積之深而後發則渾淪
磅礴充塞宇宙而不可遏將與唐宋八事諸君子之遺編
後先輝映所謂節義文章全備於一身而流傳於千百世
者也雖殘編斷簡得之如碎金片玉而不屑棄况茲集蒐
討之宏富而繕寫之精良如是邪予不敢序先生之集而
深嘉陶君之能集其大全也因書其梗槩如此時乾隆辛
巳夏四月後學王鳴盛謹撰

古人稱三不朽始於立德終於立言吾鄉黃忠節公則兼而有之公自束髮受書卽以聖賢爲必可學一言一行晨夕點檢務求不愧衾影以與聖賢相印證當時主持文社號稱宗匠者競招致之公夷然不屑也鼎革後貽書友人欲遜蹟以奔進士終老未幾有守城之役乃引謀人軍師敗則死之之義從容畢命蓋斟酌於平日非感激激於一時此道義之勇所由異於豪俠之勇也公之德與言海內師之非一鄉得而私之而生平行事則唯鄉人見聞最真願百五十年來未有諸其事狀者豈非吾輩之責乎今春安亭陳君以誦以所撰次公年譜出示披核精審繁簡得中公家方泰里與安亭最近而以誦孜孜探訪博收而約取之故信而有徵如此又倡義欲復公墓田之侵於他姓者事雖未果然公之精爽未沫當必默相其成是可操左券

陶菴集卷首

舊序

一八

知服齋讀書

以待巨因牽連書之冀當事者留意焉乾隆甲寅三月十日邑後學錢大昕書於屏守齋

年譜

陶菴集之重刊也經始於己卯歲事於辛巳童君式穀宋

甥道南

實經理之缺者輯補訛者是正又將年譜及諸家

感慕詩文悉爲珮入因序之曰先生忠節文章彪炳天壤且間道甚早洵爲勝國純儒以視薛敬軒陸桴亭无多讓焉豈僅爲一鄉一邑之表率哉夫士君子處太平無事之時讀書養氣窮達一節斯爲聖賢之徒若丁陽九百六之會則見危授命此遇變而出以常經非素有定識定力者不能也吾嚶自南宋建縣地處瀕海民物朴質其以忠節著者有孫氏察高氏鏊以下若而人以文章名者有黃氏聰秦氏輔之及王常宗彝徐太室學謨殷無美都以下若而人均載邑乘而以忠節兼文章者則侯廣成峒曾而下

舊跋

先生平生不立專橐所爲詩文多散見於每歲日記中乙酉夏四月先生遜蹟北郭之卓錫菴手選古文一卷詩一卷大抵起丙子訖乙酉十年所得其刪去者蓋什之八矣予往觀之先生因言吾所存未謂必可存也然以見吾志所立從此而進可矣古文近代自以荆川震川一派爲學唐宋大家之津筏以唐宋大家爲學秦漢之津筏而必經經緯史爲之淵源詩直以陶杜爲津筏風雅爲淵源然不明心見性立其根極卽無所爲詩文也吾識趣久定閱歷未廣向來涉筆猶是經生本色未遇大題目亦未有文章唯史論差近古詩則詠史樂府及和陶諸什吾稍留意巨復舉示用意用筆之所以然予請持歸錄副先生繙視良久哂曰姑待之不三月而先生殉節此本遂不可問今其詩彷彿十符八九矣文則十僅四五祇以翼王勤苦收錄片紙隻字不敢闕遺授梓已半今日補綴厓而成卷嗟嗟翼王之皇皇哀輯所願豈止此哉先生之不與錄副亦豈願吾徒之遽以是傳哉知此意以讀是編庶乎其可矣門人侯元汭謹跋

陶菴集卷首 舊跋

三

知服齋叢書

先生乙巳生懿實少先生八歲先生十七八時先大父邀先生命子灝叔以下六七輩事之師友之間懿實旣就傅得專受業者二年癸酉先生館侯氏予負笈從焉又七年侯文節公送之虞山錢宗伯所壬午還邑立直言社予與侯氏兄弟復從遊如初於是翼王諸子並列門下謫劣如予瞠乎其後矣時先生連掇巍科益泊然功名之際當其里居社事彌勵不二年而先生殉節直言諸子同歸者半

子不忍沒先生之志仿直言爲啟社羣賢復聚研德侯子實爲領袖未幾吳門慎交之會諸子相率應之予漸憫酬酢退耕虬江之野是時翼王徧搜先生遺藁次第劄副予與同志力贊之而未成也其後或以先生殉節之故并諱其文或以先生文章因節義而增重亟謀卒業皆侯子記原持之至今乙卯季秋記原語予兄之欲繼直言者爲傳先生不以其文也陸子求傳其文而吾弗之急者將有待也今翼王遊京師五年不返而吾年六十有二兄又長一焉直言之不可復續也吾亦何待哉益姑就翼王所輯以率其業聊見吾三人所以事先生者各有其心白首如一勿畱闕陷俟之不可知之人其亦先生所許乎予感其言獨產鳩工二月竣事酌酒以告先生曰懿實不材今日報先生者如斯已乎非輔也五年營萃之勤訪也九年維護之力不至此自今以往流傳是書使讀者因以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先生其如生矣乎懿實雖老奚敢辭責矣門人張懿實謹啟

先予十四歲從先生學十年而間道先生嘗謂入室弟子莫之先也故默菴夫子暨秬園世父以非先子不克傳先生屬作行狀牧齋先生所謂文直事核無愧良史者也安亭張氏遠刻詩集中先子請歸而藏之茲校閱之役世父又感先子之不及見也命榮撮其闡微之論曰夫士之所以自立者四曰文章曰功名曰節義曰道德所以用之者三曰才曰學曰識所以辨之者二曰真曰僞先生嘗稱曰學者以識爲主故斷然知文章功名節義其真必出於道德自少至壯志之純而守之確雖風靡波蕩之餘而元氣渾噩猶立虞夏而指羲皇也癸未中第後研究益切遂豁然

悟心性之真體繇是略門庭探堂奧捐枝葉務本根盡撤諸家之藩而浩乎獨得焉動靜如一也窮達不變也夷險無眩死生不二也又曰先生知道德之指歸如百川之趨巨壑眾星之環辰極無心於文章而大音鏗鏘無心於功名而臨難激發無心於節義而從容成仁四者之樹立並出於真何也其識定也天下之知先生於文章節義功名者易而知先生之道德難知先生之學與才易而知先生之識難知先生之爲宿儒名德易知先生之爲一代完人難也後學侯榮謹跋

先君遭乙酉之變塋方四齡家室飄搖藉外舅肩髻先生一椽棲止母子熒熒蕭然四壁稍長知求父書而敲亾己盡嗚呼痛已賴同志搜輯得文八十二篇詩三百八十篇史記論一卷吾師錄一卷翼王細加編次謀付劖剛人事

陶菴集卷首舊跋

三

知服齋叢書

瓶牯未經卒業今得記原德原一舉成之豈非幸與塋也撫手澤之猶存對遺編而增痛綴名簡末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丙辰二月朔日男塋百拜謹識

鯤輒經家塾時先子檉莊先生授以大家傳彙嘗謂陶菴先生制義直接古文不可僅作時藝觀及司鐸寶山讀其詩古文益歎先生之學博大深醇有功名教其節義之不朽者有自來矣是集向曾付梓久而轍佚竝有自監錄未登梨棗因與都人士商訂重鐫不三月而蕝事計原存古文六卷史論一卷吾師錄一卷詩八卷增刊詩古文三卷自監錄四卷又以列傳行狀載之卷首庶讀先生之集者益以想見其爲人有所觀法而興起焉溧水後學陶應鯤謹跋

曾王父詩文集經諸耆輩哀輯付梓板藏南翔陸氏未獲

風行正儒從事史館服官楚郢當道諸鉅公垂詢是書俱未有以應庚辰引疾歸里適澹泉先生將全集付刊並增入自監錄暨詩古文遺編補刻所未及嗟乎曾王父理學節義載在史乘炳於千秋所爲三不朽者此其餘事然流風餘韻於此亦可想見馬刻既成謹附數言於後乾隆辛未仲夏曾孫正儒百拜謹識

陶菴先生錄己錄二卷卽日歷也每卷分蚤及鶩後午後銓下後卷分口巨身心讀書睡夢凡意念言動之是否一一記載之非者卽痛加猛省誓言不貳古人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斯得其道矣間有論議皆省身克己之學直似宋元理學大儒語錄非如陸放翁入蜀記郭天錫客杭日記之但記陰晴及遊歷吟詠己也邑後學錢東垣謹跋

陶菴集卷首舊跋

三

知服齋叢書

乙酉莫春偕孫子守中訪黃忠節公墓於鹽鐵塘蓋自公歿忠後三年完初先生自營生壙於此而以公及谷簾先生耐葬焉塚凡三封幾沒榛莽詢之土人墓旁地己屬他姓爲樵蘇侵伐久矣予兩人不勝古墓犁田之懼退而集同志謀購復不果嗚呼以公之道德文章節義足爲百世師願乃區區藏魄之地百有餘年己不能係是誰之責與先是戊申之春守中手編震川先生年譜越二載新陽邑侯王公遂脩其墓豈年譜之成有足以感動者邪爰不揣謏陋摭拾舊聞纂輯成帙異時得有力者復其地而重脩之未始非景仰曩哲之懷所日夜望之者也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十月旣望邑後學陳樹惠謹識

年譜

陶菴集嘉道時家置一編皆陶刻本咸豐初板燬於兵燹是集遂如吉光片羽羣以不獲習見爲憾夫公之成仁取

義卓然爲吾邑第一人物本不以區區詩文取重而後學
景仰焉哲往往讀其著作想見其爲人如集中自監吾師
繇己諸錄雖公自道其進德之方實示學者以修業之徑
乃知公之致命荒菴從容就義其讀書養氣正非一朝夕
之故矣則是集重刊傳世曷可緩哉光緒己卯春爰糾同
志按羅校勘就陶刻本增入繇己錄卷末仍以原本公弟
谷簾先生所箸附入至辛巳冬而竣事焉每一展卷覺公
之忠靈正氣奕奕行間讀是集者尙由立言而景其立德
也可邑後學童式穀菽原甫跋

傳

歸安楊鳳苞撰

黃涪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縣人少卽以聖賢自期嘗作
日歷書之所爲夜必書之組袍襦衾不苟取一錢崇禎十
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爲榜首峻卻之成進士不
謁選而歸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涪耀獨不赴或問故
應曰某公素善子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爲彼牢籠矣君
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邪卒不往迨嘉定被
圍偕弟淵耀暨侯峒曾龔用圓張錫胤諸人固守及城破
兄弟竝詣西城西林菴將歿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歿也
涪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巨今僧上人一片乾淨
土歿得所矣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涪耀
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

陶菴集卷百傳

三

知服齋叢書

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
再拜自經歿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傳
卽嚮學旣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論平居談道講德往往
啟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遊涪耀登第後與之書曰
臚傳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皆嘖嘖稱羨以爲登仙吾此時
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
人必不冒爲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
以品節自勵就義時見兄頭幘墜地復下袷而冠之乃就
縊於右涪耀所著詩古文制舉業原本六經旁通三史規
範先正皆傳於世卒年四十一門人私謚貞文淵耀卒年
二十二有谷簾學吟兄弟歿時口血噴壁間入甌寸許其
迹歷久不滅云

行狀

門人侯元泓撰

進士黃先生涓燿與其弟諸生淵燿同日歿嘉定之難時
乙酉七月四日也後七日里人收先生兄弟之尸殯之於
歿所謂西城僧舍也又二年戊子先生之尊人葬先生
於守信鄉之某阡又四年辛卯其及門相與謀曰先生以
道德文章挺生混濁至國亡君竄奮起功名致命戎旅而
終之以節義蓋一代完人也藐諸孤屬狂襁祿自非門人
小子載筆以狀公事學者其何以誦法百世其何以攷信
乃謬以屬元泓遂次其略爲狀謹案先生諱涓燿字蘊生
號陶菴嘉定人生而穎朗二歲能辨八書就龔授經宛如
夙記自能言至成童不習玩弄醇然如長德大人夜篝火
讀書父母竊憂其弱疾先生微覘覺之乃夜輟燭伺父母
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嘗逮戊夜晨候寢門亦
無倦色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身後小試凡冠軍二十四先
是先文節兄弟與馬文忠世奇等以文章鳴江左里中後
進多所推挹及一見先生文則曰此人才識吾不逮也先
生遂兄事文節由是一時物望若張庶常溥夏考功允彝
楊孝廉廷樞莫不側席願交先生先生泊然如不屑也隱
居授徒浮湛諸生二十餘年穹穴經傳綜核性理爲文務
醇正推明濂洛關閩之旨崇禎之季文體替亂險譎淫黷
競名其家先生深嫉之後進輕薄詆其學爲不適時用先
生自信益堅酒酣歌呼牢落惋歎所與偕者唯先文節與
及門一二子而已年垂強仕不售乃與唐聖舉昌全夏啟
霖雲蛟陳義扶俶陸翼王元輔弟偉恭淵燿及泓兄弟等
爲直言社自先生弱冠卽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爲日歷

畫之所爲夜必書之仿古趙清獻宇文諒遺意如是百克
數歲不輟至是與諸子殫究心學砥礪躬行觀摩策發其
教寢廣壬午嘗語及門曰利祿之關予自反已過之親老
祗薄勉一再應自此南山之南誓不入棘闥矣桶發竟魁
其房藏橐旣出天下翕然推先生爲一科冠癸未中進士
第出周太史鳳翔門下廷試二甲出身是時名都再隳兩
河如沸京師達官尙趨勢狂鶩會館選請屬公行先生蕭
然京邸晏坐朗吟臥不官與時或迂之案釋褐後寄偉恭
詩六百餘言又寄書數百言見集中未幾塞驢輕裘子然
南歸歸而杜門隘巷徹廬布袍疏數與直言社諸子磨礪
探索日攸月稽久之積疑忽開豁然自得人莫測也宏光
初竟不謁選乙酉五月南都陷安撫使至吳士大夫競削
手版求見紆旣先生與先納言共誓行遜時嘉定鄉兵起

陶菴集卷首 行狀

三

知服齋讀書

紳士分門而守守十餘日城陷師薄東闔而上時先生守
西門從者四人掖先生遜先生正色曰爾輩不識事勢未
有城破而城外猶得卒免者也偉恭在旁見從者持先生
急大言曰阿兄主意須定攜手入僧舍閉門拒從者從者
排戶入求出不已先生曰吾意素定豈汝輩哀所能驟易
乎偉恭曰汝輩不去爲之行齋邪出袖中遺金投之曰爾
速去同歿無益從者慟哭而去僧無等與先生兄弟爲方
外交問曰君雖進士猶未授職可以無歿先生曰城亡與
亡是儒家本分事出身之士猶許嫁之丈夫歿殉節亦其
所也今某託上人之蔭歿此乾淨地於心足矣軍聲益迫
偉恭曰此其時矣先生遂索筆書略曰進士某於某年月
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
白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凡數十言

不盡錄書畢與偉恭同縊焉時年四十一同日先通政以
水灰唐昌全家幾道雲俱以兵灰張孝廉錫眉以縊成龔
孝廉用圓兄弟亦以水灰夏雲蛟白縊不絕復以兵灰其
他伏節者不可勝數嗟乎自中夏變革而士大夫下者惕
於利害容頭屈膝中者不恤事勢冀非常之福以爲民旤
上者以一灰自成其名唯先生確然知事勢之不足爲而
大義之不可沒因人心之公盡一命之責視成敗如幻影
歷灰生如適然震遽迫猝宛然考灰暴尸七晝夜同殉者
蛆蟲穿漏膏血訶潰獨先生之眉鬚儻然肉骨不敗里中
仗義子弟與無等敢而殯之亦莫得其王名也嗚呼讀書
學道之效回如是哉先生爲人體貌魁秀儀止率真冠裳
在身飄然若寄始而夷簡深穆嘗笑有度末而充養和粹
德機洋洋吟風弄月無得而形容也天性純孝居母憂毀
瘠骨立蔬食終其喪庶母操楸曲盡愉婉徹箱故簾不私
畜一錢館穀所入盡以上其尊人誠心懇懇善處人骨肉
之間凶人僉天遇之輒格待其弟偉恭義兼師友恤愛純
至綜其爲人有嚴有和不痺不抗忠孝天真表裏洞燭蟬
蛻濁穢終始儻然不改趣於榮名不參功於雜霸無道學
拘牽之態而有其功行無門牆標榜之風而有其特立如
良玉純金孺子婦人能名其實也讀書務求根本每閱一
編首尾貫通濡咀嚼成誦若流時或銜杯劇論縱橫指
掌引繩批根四坐屈讐古文力追大雅祖左史而宗韓歐
於明則以國初四大家唐荆川歸震川爲則王李鍾譚心
弗是也尤愛陶杜詩會其微妙寓海虞錢氏作和陶詩詞
家以爲神似今哀詩文集若干卷詩割二卷史記質疑四
卷語錄二卷吾師錄一卷末年詩文若不經意平淡春容

餘思滿行文如其人所謂醇乎醇者也先生高祖野堂庠
生妣某氏曾祖諱發蚤卒妣夏氏守節八十四歲卒祖諱
世能仕平涼經歷妣錢氏父諱家柱妣陳氏母弟淵耀字
偉恭別有狀庶弟流耀洪耀妻沈氏子一人望壬午生聘
同年蘇孝廉淵女夫古人之有行狀凡以節行定謚質之
公卿上之史館光於當世也今泯以是復諸子猶將陳諸
冊莽祕諸笥篋以待論定於百世云爾不禁夫言之長也
其又可悲也已

陶菴集卷首 行狀

三元

知服齋叢書

黃忠節公象



後學汪鸞翔敬撫

陶菴集卷首 黃忠節公象贊

三

知服齋叢書

黃忠節公象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顯月壁立萬仞髮引
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
可師百世

後學錢大昕敬題

陶菴先生年譜

陳樹息原輯

宋道南重訂

先生名清燿初名金耀字蘊生一字松厓號陶菴又號水鏡居士明南直隸蘇州府嘉定縣人

今隸太倉州系出江

夏南宋時蒙古侵境有黃一菴者輸粟餉軍理宗詔旌

其廬一菴八世孫起明始居嘉定以能詩名起明生庠

生清清生庠生堂堂生庠生發發生世能以掾史授陝

西平涼衛經歷西安土賊反由軍功歷署崇信縣知縣

安定州知州世能生家住是為完初先生娶陳氏生子

二先生其長也次偉恭先生淵燿側室子二流燿洪燿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年二歲所居壁間有石刻水石一字

陶菴集卷首年譜

三三 知服齋叢書

家人抱至此必踟躕逐之意若甚好者因指以教之先

生時尚未學語問水即指水問石即指石百試無一爽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三歲完初先生教以千字文過日

即成誦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四歲四月患痘疹五六朝時驚搐

煩契家人示以千字文則煩搐頓解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五歲其戚錢翁授徒里中教以四

書孝經諸兒乘師出羣起譁囂先生兀然端坐朗誦自

若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六歲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七歲吳中大水米價騰涌完初先

生夫婦自倉粗糲而以精粳食先生先生涕泣不食易

以粗糲乃食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八歲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九歲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十歲從崑山顧先生學攻苦不倦
篝火讀書嘗逮戊夜父母憂其得疾乃每夜輟燭伺父
母寢息憂從鄰舍兒乞火繼之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十一歲顧先生辭館歸崑山先生
因在家溫習日讀通鑑廿葉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十二歲從邑諸生林襟宇先生學
日讀經二十葉始習舉子業即以爲代聖人立言不徒
爲弋取科名地 先生是時即耽玩載籍家無儲書每
假僭手鈔雖腕脫不倦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十三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十四歲邑諸生尹伯衡先生授徒

陶菴集卷首年譜

三 知服齋叢書

護國寺先生從之遊同門有陳義扶者爲尹先生所重
擇爲婿及得先生謂義扶曰子雖速步然黃生超子矣
後義扶與先生同登賢書 是歲先生縣試列郡試

得疾歸里夢生兩翼冲天而飛旋折一翼墮地驚寤已
而漸瘥完初先生恐先生讀書作文耗費心血乃授以

唐人詩先生遂工吟詠又友葉石農命賦雪後初晴先
生援筆立就有句云望遠疑無樹間香始覺梅極爲石

農歎賞時經歷公罷官家居詳其夢兆與詩曰此子飛
騰可必得身後名爲多巨金貞度者亦先生父報也以

僧院命題限花字先生口一絕云小院青苔幾曲籬鳥
磬寂寂翠陰遮閒看一片空林石法雨常沾數瓣花一

時詩名籍甚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十五歲邑少司寇春陽歸先生見

先生文謂完初先生曰此子當大興君門可使博通載
籍先生遂從學爲古文辭又同邑進士陳舜道亦曰此
君家千里駒也追風逐電餘人總不足當其後塵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年十六歲縣府試俱列案行狀先
生壽後小

試凡冠軍
二十四次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十七歲二月補博士弟子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八歲讀書之暇兼習書畫於黃庭經
樂毅論及虞永興廟堂碑顏魯公爭坐橐艸皆得其神
理山水人物尤有逸致

三年癸亥先生年十九歲歲試弟一倉廩饒 時武進龔

思默先生司鐸邑中知先生品學兼優延教二子及婿

先是侯忠節兄弟與無錫馬文肅以文章鳴江左及

見先生文則曰此人才識吾不逮也相與訂交先生遂

陶菴集卷百年譜

三

知服齋叢書

兄事忠節諸公同時若太倉張庶常溥華亭夏考功允
彝長洲楊孝廉廷樞皆側席願交先生

四年甲子先生年二十歲館同邑孫九實家九實中丞火
東先生子

母弟偉恭先生生

五年乙丑先生年二十一歲同邑張正甫延先生於家令

子宏元宏憲宏度宏經與先生遊處愛令少子宏化長

孫懿實師事先生 沈孺人來歸孺人邑諸生沈君敬

長女勤慎寡言事舅姑以孝聞

十六年丙寅先生年二十二歲受易於龔行之先生名欽仕
善易解

時新安程松圓先生嘉燧寓邑之香浮閣先生以詩文

往謁松圓甚推許之

七年丁卯先生年二十三歲著知過錄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二十四歲館雲間著史記質疑

二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五歲館雲間凡書之所爲夜必札
記以自省察嘗自誦云筆記皆宜反覆參看多有心氣
不平時記來不中理正可查明已過若束之高閣不如
無記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六歲館雲間究心易理嚴立課程
每日蚤起看周易一卦讀史漢及唐宋以來諸大家文
再閱古人語錄廿則以餘力作文寫字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七歲館雲間著自監錄 秋患疾
寒熱交作醫藥罔效忽憶古人語云曾於病中會得移
心法蓋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遂一念不動
至四五日後而痊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八歲館南城張氏輯吾師錄

六年癸酉先生年二十九歲侯雍瞻先生延先生於家命

陶菴集卷首年譜

三

知照齋叢書

忠節之子元演元潔元靜及己子元沅元洵元涵師事
先生

七年甲戌先生年三十歲陳太孺人以疾卒先生哀毀骨
立然恐傷父心不敢慟哭默自飲泣而已 時偉恭先
生方十歲亦動止中禮無異成人

八年乙亥先生年三十一歲憂居里門館侯氏

九年丙子先生年三十二歲夏四月服闋六月偕侯雍瞻

先生赴南都

十年丁丑先生年三十三歲館侯氏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三十四歲侯忠節公視學江西招先

生往遊與張子宣同遊郡西諸山經浙東西縱觀諸名

勝秋歸里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五歲虞山錢收齋欲爲子延師

商之程松園松園曰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侯氏六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可得也牧齋乃致書雍瞻先生敦請強而後可 是歲與武林陸麗京訂交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六歲館虞山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七歲館虞山 先生自至虞山

牧齋待以殊禮序先生文彙推尊甚至然先生終心薄其爲人因作見義不爲及鄙夫題文不意遂辭去 是歲偉恭先生補博士弟子先生作詩勗之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八歲舉直言社入社者以學行互相諮攷不以闇昧自欺不以輟媚之談相取說得同志十餘人 秋舉應天鄉試 子望生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九歲夏讀書陳氏園六月計偕

北行秋八月舉禮部試廷試二甲成進士觀政禮部不

請選而歸

陶香集卷首 年譜

三 知服齋叢書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

明崇禎十七年

先生年四十歲三月流賊李自

成陷明北京五月福玉自立於南京

順治二年改爲江甯府

改元

宏光以錢謙益爲禮部尙書謙益馳書招先生不赴完

初先生命致賀乃賦感事書懷五十韻並以妻子柔先生所書陶靖節歸去來辭長卷寄之

二年乙酉先生年四十一歲五月 大兵渡江福王出奔

先生貽書同年進士王泰際將避兵南郊之石岡會鄉兵四起壽令錢默逸去我 朝兵部侍郎李延齡巡撫

都御史土國寶泄蘇州遣知縣張維熙至明吳淞總兵

官吳志葵撥兵助縣人拒之延齡委部將李成棟鎮守

吳淞過新涇橋縱兵大掠遠近大譁始謀舉義侯忠節

諸公迎先生入城議守屯鄉兵於城外城中則窳戶出

丁登陣畫地而守先生兄弟主西門成棟兵船駐城東鄉兵夜起襲之焚四十餘艘成棟復自太倉調兵來先生乞師於志葵至爲成棟所敗外援遂絕成棟連日攻城城中悉力禦之兵民死傷略盡乃驅使老弱守陣成棟復并力急攻兵民克懼先生兄弟與侯忠節諸公慰勉之曰我與爾曹家室父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并命矣眾號泣應之悲聲動地會大雨如注兵民舉體沾涇漸有去者先生兄弟仗劍立雨中分馳勸勉亦不能禁唯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見城守漸弛遂命裨將登城斬關而入下合屠城先生兄弟知東門已破方下城遇其僕亟問我大人安在僕謾應曰死亂兵矣問何所曰南城先生兄弟慟哭仆地不能起從者掖先生遁先生正色曰爾輩不識事勢

陶菴集卷首

年譜

三

知服齋叢書

未有城破而城外猶得幸免者也偉恭先生見從者持先生急乃大聲曰大兄主意須定趣先生乘馬至西林菴兄弟攜手入主僧無等奉茶畢曰君進士猶未服官可以無歿先生曰城必與公豈以出處貳心出身之士猶許字之女殉節亦其所也乃索筆大書於壁曰大明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涇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
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畢北向再拜兄弟同就縊偉恭先生見先生頭噴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引決越七日始斂鬚眉皆赫然膚肉不敗兩人口血濺壁上入輒寸許歷久不滅乾隆間長洲沈文懿公德潛題其處曰雷碧

五年戊子完初先生自營生曠於邑之龍號三十一圖劍
圩葬先生兄弟於昭穆穴

八年辛卯先生門人陸二元輔輩相與謀曰先生以道德文章
挺生混濁至國公君竄致命戎旅而終之以節義蓋
一代完人也攷諸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
茲實無忝遂相與告謚貞文

十二年乙未知縣劉宏德詳請以先生兄弟崇祀鄉賢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知縣王樸詳請 題建專祠於城之

東南隅額曰二黃先生祠

乾隆四十一年丙戌大學士舒赫德于敵中等奉

敕撰勝朝殉節諸臣錄先生議通謚忠節

詔從之

陶菴集卷首 年譜

三七

知服齋叢書

年譜終

墓表

太倉陳 瑚撰

今天下之知有陶菴先生也久矣天下之知先生者始以文章終以節義而不知其平日慎獨養氣明體適用之學粹然其爲儒者也歲癸巳其同年生陳瑚表於其墓曰先生名焄耀字蘊生姓黃氏蘇州府嘉定縣人祖世能任平涼府經歷父家柱生三子長卽先生次淵耀次流耀先生生而敏不好弄夜篝火讀書父母憂其孱弱先生微覘覺之乃夜輟爝伺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嘗逮戊夜晨候寢門無倦色人以其知先生非常人也年十七爲諸生其制舉業博大醇正小試輒第一同里侯廣成先生兄弟見其文而歎曰此人才識吾遠不逮也遂定交甚歡一時物望若張西銘太史夏瑗公吏部楊維斗孝廉莫不

陶菴集卷首 墓表

三
知服齋叢書

側席願交先生先生泊然如不屑也力學二十年隱居教授與同志十數輩爲直言社以遷善改過相勸勉蓋先生自弱冠卽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爲日歷畫之所爲夜必書之至是告諸友人廣其學焉崇禎壬午舉於鄉上座主王登水先生書曰某嘗求義理於六經求事蹟於二十一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摹涵採擷括放而至於詩若文之間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夫既有得於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鄙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見如此比來斂華踐實玩思性命將求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千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得於文字語言之外世儒舍性命而言事功舍事功

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而詖淫邪遁之害浸尋及於政事而不可救蓋天下之壞數十年於茲矣某雖無知其敢買買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陷也哉先生之志見於書者如此癸未秋計偕人都門手齊魯道中詩一卷質諸先生先生感歎反復誦少陵獨使至尊憂社稷二語相與流涕久之予不第歸先生成進士出周太史巢軒先生門下先生歿李賊之難諱鳳翔諡文節者也先生既擇褐寓書其門人曰祿仕非吾志也吾方積學脩行揣摩當世之務使舍我其誰始可一出目又與弟淵燿書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則所謂辭爵祿啗白刃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一立腳處不徒然而已客中無可與語買得唐詩數

冊通鑑一部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誦詩讀史自嗟自樂恨千載上人不從吾遊也天下事不可爲可爲者唯有己分內事勉之勉之未幾策蹇南歸杜門不出日與直言社諸子朝夜夕稽穀然以道自任甲申春偕年友陳義扶椒蘇肩督淵過婁江遇予論學於舟次不謀同辭因示予同學姓氏予筆而志之如唐聖舉昌全夏啟霖雲蛟侯幾道元演雲俱元稹皆歿雅髮如陸翼王元輔侯記原元沅研德元汎張德符懿實高德邁凝朱九初子素輩次弟得交其人咸恂恂乎篤行君子也先生友教之功亦可以見矣嗚呼聖學之不明也自吾婁數人東脩勵行勉爲窮理持敬之學而世有迂而笑之者乃相戒儉德晦明勿令人知而先生獨身承其責於風俗頽蕩之日禮樂彫敝之餘其勇爲何如哉願予交先生晚又不數數見先生然嘗與先生

約莫卒天下無事當買山結廬聚首一堂之上纂脩微言以待來者何意此志竟不從哉天之欲喪斯文甚矣先生性純孝家居不私畜一錢丁母憂毀瘠骨立蔬食終其喪待其弟教愛兼至讀書務根本每涉一篇首尾貫穿成誦若流爲詩古文辭妙天下愛讀靖節詩自號爲陶菴所箸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詩劄二卷史記質疑四卷語錄三卷吾師錄一卷有子一曰瑩先生旣葬之二年予始得望而拜哭之於其成所乃爲之表其一生言行之大略以傳於後若先生之兄弟成義凜然大節與日月爭光者婦人孺子皆能言之不待表而後見也故不書

陶菴集卷首 墓表

四十一

知服齋藏書

祠記

邑後學趙 俞 撰

嘉定當吳郡東濱大海其俗勁悍然頗以義烈聞乙酉
大兵破城士大夫多以身殉壽進士黃先生瀟耀偕其弟
諸生淵耀入西城僧舍書絕命辭衣冠北向再拜就縊上
最烈口血漬壁輒入寸許風雨莓苔剝蝕漫漶經久不磨
滅過其地者猶仿佛見先生精氣鬱勃髯鬚張張精爽閃
閃從壁間出也嗚呼壯哉登第初同榜集都下者拔術以
鑽公行請託先生獨杜門不赴館選貽書其弟以千百年
間一人自期許論者偉之案崇禎癸未八月方舉會試次
年甲申三月闖賊破都城戎馬蹂躪社稷邱墟近在眉睫
間而當軸蒙蔽新進浮競耽榮罔利積弊叢奸牢不可破
士節墮敗國運隨之未嘗不歎息痛悼謂科目之無益於
人國而先生名播華夏傳及島國大節炳於千秋高文式
於來者翰墨之存學者寶若天球姓氏之芬士人誇於鄰
境可謂與日月爭光天壤相敵者也夫非千百年間一見
之人與先生之志酬而先生之言信矣向日之豔美於庸
夫豎子之口者其可與先生同年而語邪先生湛深六經
浸灌穿穴務求心得直究性命之旨詩冲澹仿陶彭澤文
師承荆川震川尤輒於史學凡學術醇疵事機成敗典章
沿革人物臧否著論抉摘悉中窾綮間從制舉發揮援古
鏡今沈著痛快義蘊畢宣沁入心脾凌跨壽輩海內宗之
然先生之文先生之人爲之巨文以人重非人以文傳也
三百年來以制舉名家者不乏而光燄萬丈如先生者幾
人哉曾子固作顏魯公祠堂記不一語及其法書從所重
也雖然世知先生殉國之烈矣予以爲知先生猶未盡也

彼臨難苟免者無論亦有迫於事勢計無復之而然者要當觀其生平曰先生蚤歲輯知過錄自監錄以檢察身心又與同志起直言社互相鏃礪後更設日歷畫之所爲夜必書之蓋先生天分清剛學養完粹讀書細見理眞任道勇飭躬密而總貫之以一誠生平言行無一不可告人者德脩於己而道根於心故窮達一觀而險夷一致其仗義疾節者時至事起隨方順應本分然曰豈故爲激烈以要後世之名哉假使身際承平先生遂一碌碌無奇節之人乎哉先生自有所以爲先生者在非匹夫感憤自殺者比也由斯以觀氣節猶未足以盡先生而況於文章乎然則天下之知先生者其淺也學者由其應用求其本體則慷慨赴義之勇和順積中之發其於先生或庶幾矣先生字蘊生自號陶菴久俎豆鄉賢而專祠未立黃平王公泣是邦篤學好古砥行立節一以先生爲師法振興廢墜百爲具舉捐金若干兩建祠以祀先生及先生弟偉恭偉恭卽淵耀學行如其兄歿時互以大義相勗勉士論竝重之聖朝褒獎忠節高出疇古而官斯土者以是風勵人心激勸頽俗可謂知所先務而他政亦可推也已

附錄

夏允彝攷功集一則

黃進士陶菴哀辭

黃子不偶生大雅寡諸俗羽儀在 高翥結綬非所欲黃雲
暗蒼梧北風號大陸烽火滿吳關下邑勢瀾蹙緬彼一三
子登陣自躡躅城郢旣已乖號秦又誰告處 歿良獨難苟
生何能淑呼嗟烈士心伯仲互相勗威鳳旣在羅恥與凡
禽逐未知沒者悲但見存者辱存沒兩茫茫思君不可贖
又李存錄一則

陶菴初登第卽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
高隱後與侯豫瞻同守城城破偕其弟淵耀入僧舍自縊
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歎生平美行尤多異日史臣當爲
立傳也

陶菴集卷首附錄

望

知服齋叢書

李介天香閣隨筆一則

崇禎癸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
定黃蘊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
科考選庶常皆百計鑽謀人有爲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
顧策騎出都未幾變化後 大兵下江南蘊生城守外日
生起兵太湖歿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
非僅一科生色也

李雯自吟稟一則

哭黃蘊生進士

殺運鍾瀨海清流挺正文文章開闢手聲氣廟廊珍刻屬
詩無敵臨池筆有神凌雲紙價貴承寵錦袍新耆碩虛舟
席英髦拜後塵羣黎塗炭日國步戰爭辰傳檄瘡痍起登
陣矢石親艱危終授命明哲豈全身仗劍來香刹懸梁整

角巾小民皆慕義，難弟亦成仁。不負蒼生望，何慙社稷臣。
精忠垂汗簡，絕勝畫麒麟。

王貞東籬詩艸一則

哭黃蘊生先生

大節素能講臨危，豈愛身生難扶國。是歿可勵人倫，殘血
侵牆壁。遺言泣鬼神，孤城知不守。高帝有遺臣。

李元植□□□□一則

集杜哭黃陶菴進士

海內文章伯，如公復幾人。詞華傾後輩，得土契無鄰。感激
張天步，騫飛報主身。脊合荒宿艸，金石瑩逾新。

陸世儀桴亭集一則

弔礪城黃蘊生

與君未夙管，遙間始相慕。契合在道術，不同世趨附。君言

陶菴集卷首 附錄

四

知服齋叢書

會當來事務，每回互我亦。欲驅車嵇生，嬾成情盈盈。一水
閒耿耿，不得晤風塵。天地晦珠玉，委埃霧君歿。我不知我
哭君不顧，嗚呼一大儒。溝壑畢其遇，君歿自君分。學者失
恃，怙臨風動長號，淚盡西州路。

陳瑚安道集一則

壬辰三月訪黃陶菴殉節處，見壁間血痕縷縷向空

拜而哭之

鈞天帝醉縱，難回氣化山河亦。壯哉碧血九京懸，劍恨素
車雙淚束。芻來先生既沒，微言絕後歿。誰將狂簡裁，還憶
方舟江上語。

曾於舟中論道

可憐絲髮漸相催

和停雲四章

春暮既望，翼王陸子邁子過礪地，多君子夙奉
陶菴之教，既見談道甚歡，越數日將歸，隱湖適讀

陶菴和淵明詩多言性命之旨因次其韻贈別諸
同人匪和淵明實和陶菴也

我求友生如曠瞻雨誰哉同心闢此榛阻既見君子天懷
共撫斯文在茲勞我延佇

陶菴有學事追鴻濛紹我洙泗軼彼姚江春風在庭明月
在窗爾其以歸輒輟相從

維木有華_濕春榮當秋而實乃見性情各敬爾躬與時
偕征無爲中道負此生平

魚潛于淵鳥集于柯輒爲尸之扇以微和嗒然忘言一語
爲多春云莫矣欲別如何

陸元輔菊隱集一則

陶菴先生以三事自警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

疾_元沔月蟬筆露一則

陶菴集卷首附錄

四

知服齋叢書

陶菴先生嘗夢謁孔林四顧庭廡雲木蒼然思欲廁於弟
子之列而不可得泣然流涕覺後淚猶承睫也

疾_燾□□筆記一則

陶菴先生始至拂水山莊錢氏下榻衾褥皆用錦綺先生
不肖臥曰吾父母皆布被吾何忍用此其家人易以布乃
已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一則

陶菴精於書義融會九經諸史審擇而出之當崇禎之季
方以駢儷相尙不知者以爲陳言予叔父芾園先生獨賞
心擊節盡以其稟授予讀之久之而漸有稱焉者如雅頌
得所樂有堂上堂下之分又孔子未嘗刪詩伯鯨未嘗誅
歿皆至當之論乃邇來選家以其未盡合乎朱子之集注
章句痛加塗抹是何異於下土之間道乎詩亦堅厚無懦

響由不惑於楚人之咻然也

鈕琇觚賸二則

礪城黃陶菴先生爲諸生時卽深究性命之學晚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肖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慷慨益吼而放陸翼王元輔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詞召試恍惚見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

黃陶菴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切劇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指侯力爲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倡者爲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佐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陶菴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倡和平孟陽曰此何傷我已借諸君子和之矣陶菴曰先生者年頌德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子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某則斷不可孟陽慙退

張錫爵鈍間文鈔一則

重修雷碧軒記

西林菴在邑城西南隅地頗幽邃其壽楹之東偏爲黃先生陶菴與弟偉恭授命之所南華宮詹櫛其室曰雷碧以當時投繯處壁有血痕故也舊有二黃先生祠在城之東南隅歲久不治乾隆丁丑邑人士醵金修之以其餘貲重葺是軒雷兩先生之畫象而奉祀焉方先生之寓書友人也謂當稱壽進士深衣幅巾終身不入城市是其初心非

必期於成者何捐軀以殉卒若是之烈也夫未登朝受祿則潔身遠遯大節已完而不可責以必成逮徇邑人之請而困守孤城則城心與心又天理民彝之正而無可逃者況改正朔易服色興朝定制先生又烏能以深衣幅巾全其軀命乎然則其究亦歸於不屈而成特因城陷而速之旨先生平日與其友夏啟霖輩講求性命之學志之純而信之篤其浩乎自得者窮達不二夷險如一常則嗜仁義爲芻豢變則赴湯火同衽席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時併命雖至性過人乎亦養之者有素也彼立人本朝而臨難畏葸者固不足論間有慷慨激發與友共期必成而轉瞬負之者亦信道不篤而臨事回惑也或曰先生之浩氣其長畱宇宙者燦爲星辰鬱爲風雷流爲江河凝爲山嶽夫亦安往而不存且既有專祠矣又何惜此區區畱碧之地邪是又不然夫士之好古也聞其風慕其義往往樂道其里居姓氏況生其里讀其書拜其象而忍令其遺蹟湮滅與然則是軒之重昔信不容已而邑人士之於尚賢其用心亦可謂勤矣今而後過斯軒者當肅然生忠孝之心以求盡乎倫紀之大而無負此七尺之軀哉

又寒竽集一則

畱碧軒懷古

山羞薦荒祠肅拜生恭敬池邇尋僧廬地僻軒窗靜竭力守孤城從容此畢命成仁兄弟俱蹈海師友竝豈能測天心聊欲全我性大節齊衡嵩備奴欽氏姓碧血照夜臺榮華視春凌我來植深秋日落邨原暝悲風起喬柯寒泉咽危徑弔古重徘徊雲中一磬聲

金洪銓十一研山房集一則

重修留碧軒記

二黃先生留碧於西林僧舍老屋數椽歷百餘年矣予嘗游其地故老爲予言是室中每遇風雨陰晦則先生之影鬚髯如戟仿佛當年未斂時景狀僵臥於荒牆碧藓間予竊歎忠義所激致命於一旦其不可磨滅之氣固立聚於斯而不散也今牆屋就圯矣招提之興廢靡定況斯菴僻處城隅幽深而荒寂久之或化爲荆榛瓦礫之區憑弔者欲問兩先生致命之所茫乎莫知其處是可憂也會邑人士修先生之祠遂重葺是軒而祀兩先生之畫象於其中後有進而瞻仰者想見當年從容就義千秋碧血凜凜如生西林片壤長與日月爭光矣而邑人士之崇尚節義其風尤近古哉顏之曰留碧南華張宮詹所題也舊額已毀今爲長洲沈歸愚宗伯重書云

陶菴集卷首附錄

四六

知服齋藏書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一則

跋黃陶菴札

黃忠節公文章節義彪炳兩間字畫亦得顏魯公三昧此四十幅皆與子翼往還小牘雖信手揮灑全不經意而交誼之真摯居家之儉約取予之不苟皆可得諸語言文字之外公生平不妄交俟銀臺集中亦屢見子翼名知其人品端士也余婿瞿生安槎好藏弄賢手蹟購得此本重裝而新之屬余識其歲月

曹仁虎詠典堂集一則

二黃先生祠

風雨危城夜誓師傷心大廈竟難支孤臣嚙齒捐生日義士登山竝歎時海水爭飛悲故國靈旗怒捲返空祠招魂誰佐西臺哭寂寞倍察絕命詞

程攸熙吹影編一則

嘉定有三絕邑宰得陸清獻公後之循吏當茂有過之鄉
賢得黃陶菴先生後之人文當茂有過之國母得莊烈皇
后後之閨壺當茂有過之

彭兆孫小謨觴館文集一則

黃忠節公書贊 并序

嘉慶昭陽佐噩之歲涂月嘉定盛明經薰以其鄉先生黃
忠節公所臨干祿字書勒石拓不勁骨端嚴毅力蟠鬱楷
模魯公益由貞軌亮蹟神明相契非在點畫波折間矣兆
孫近公之居誦公之書比復見公所著日記悉公研幾克
己之密其碩學偉詞成仁授命特性分發見之一端巨展
諦翠墨如接光靈再拜簪敬而爲贊曰

虹光燭霄正氣出指盈牘鋒棱千尋壁峙公文彪炳公節

陶菴集卷首附錄

完

知服齋叢書

雷硤存養有本心源微茫澄澈冰壺圓靈水鏡準諸孔顏
窮理盡性無人不得隨變所遭錡鑊飴視靈臺弗搖巍峩
嚙址珍爍遺翰互歲綿齡星芒雲爛

宋廷選夢橋詩艸一則

訪西林菴黃忠節公畱碧處見壁間所書絕命詞敬

題其後

訪古城西路禪關拜烈光盛名餘練水遺墨照粉鄉氣鬱
霜華露神飛斗宿藏葭弘畱碧處珍重此巖牆

陳文述頤道堂詩集一則

楊行謁黃忠節公祠

百年海內誦高文兄弟同爲歿節臣立品須從讀書出盡
忠何必受恩身項周末路知難免陳夏舟頭好結鄰吾爲
此邦來守土荒祠親與薦繁蘋

周岱笑翁類稿一則

西林菴弔黃忠節公

殺身以成仁亦曰義所在人丁崩圻時安得負真宰即使
隱菴蒲誰病木之癩懿與忠節公登第歲云晚龍一血戰元
黃王步倭焉改寂居家弄中養晦異朝窳殷頑逼守城城
亾更何待遂稟精衛心銜石填淵海自經僧寮中血痕心
幽境徇烈德不孤競爽得元愷見義勇以爲粉鄉此模楷
節甘楮乾坤志壹立鄙猥彼哉脂韋流謬將轉圜解億萬
士裸將靜夜能無悔因懷純儒風瓣香薦蘭茝

程庭鷺小松圓閣雜箸一則

二黃先生象贊

讀聖賢書行節義事千載一人是其素志自監維嚴臨難
不避運持剝復賴茲正氣陶菴

陶菴集卷首附錄

五

邦服齋叢書

發穎髫年名節蚤樹則友其兄師模道矩終賈之儔猶不
肩伍從容授命伯仲踵武偉恭

周兆魚賓雲仙館詩錄一則

黃忠節公祠

大節完昆弟江湖未仕身乾坤畱正氣艸莽殉孤臣餘事
文章重斯人學養純荒祠悲故里無分化遺民

周文禾駕雲螭室詩集二則

書新刊黃忠節公陶菴集後

吾邑儒林望公爲弟一人名高岸進士節小古遺民日月
光難蝕雲雷遇感屯鶴原有同志弱弟亦成仁

卽以辭章論王遵嚴

歸品頡頏文心宗五子詩格繼三唐

四庫搜羅備重編校勘詳後生師法在一瓣葵曾香

重有感再題一律

奴驚翁氏石帝憎蕩陰衣不信胡安定翻合此意違先
授命時口血濺壁輒深入寸許禾少時留見之昆池友付兄弟
後胡明經起鳳改建西林菴遂爲匠氏毀去
劫味谷日旋輝重泐臨終語粉鄉表蹟微庚申之亂菴亦
擬將絕命詞重書
泐石立諸遺陞

汪炤陶春館集一則續輯

謁二黃先生祠

勝國偏安日南中殺氣橫空江飛戰艦落木黯孤城正朔
同時奉訛言是處盈乾坤仍浩劫戎馬復連營月暈金笳
動雲迷戰隄平拜鵑思望帝銜石向滄瀛力竭旌旄偃偃時
危膚髮輕龍蛇曾有識猿鶴亦堪驚初地方投足遺臣旋
結纓矢忠奔進士徇節一諸生碧血凌晨灑青燐入夜明
文章千古重兄弟二難并毅魄山河壯丹心日月爭藐孤
依陸續畢命有侯嬴就義文游志捐軀師弟情張綽偏仇
慨龔楫自堅貞刀蹈瓊瑤碎溫沈波浪清雲車同萬里華
表憶二叟高壘迷松檟空堂薦杜蘅靈旗光閃閃私祭意
怛怛祠廟昭今古巫陽解送迎蒼茫無限感肅拜氣崢嶸

錢塘溉亭集一則

二黃先生祠堂行

燕關鐵騎從天下畱都一蹴如崩瓦鍾山山陵龍虎地蕭
颯秋風嘶石馬江東二妙起菰蘆一時才望騰高衢叔子
彈琴酒壚畔太常奮臂揮螭弧勁兵紛紛上游至戰鼓沈
沈動天地賀蘭不救睢陽急袁粲難防石頭潰從容視歎
猶視生兩公壯節何崢嶸男兒報君合致命豈爲青史傳
高名 聖朝盛典古難同忠孝千秋祀瞽宗君不見漢家
冠劍雲臺滿誰向平陵問義公

程庭鷺練水畫徵錄一則

黃泊耀字蘊生一字松崖又號水鏡居士崇禎癸未進士
國朝賜諡忠節陶菴集中有題白畫人物詩吳嘜畫雅
稱其有滿城風雨近重陽圖案忠節公文章節義爲一代
重明史列儒林傳中據自題
及吳嘜畫雅所載補入是錄

陶菴集卷首終

陶菴集卷首附錄

順德龍鳳鑣校景

五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卷第一目錄

論

科舉論二首 范增論 衛青論二首 諸葛亮論

二首 馬謖論 夏侯元論 祖逖論 李密論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辨

紀信不侯辨

議

大禮私議

陶菴集卷一 目錄

知服齋叢書



大禮私議
辨
紀信不侯辨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二首 馬謖論

夏侯元論

祖逖論

李密論

科舉論三首

三代以後開科取士之法莫善於漢之賢良方正莫不善於唐之詩賦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變法始專用經義而詩賦之科終宋世數起數廢要其所謂經義者特安石之新說而已雖紹興以後王學稍衰而河南荆舒對立爲兩則學者猶多踳駁也至我明高皇帝釐正經術宗濂洛之義理存先漢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據依於是釋老莊列影響依附之言廓然盡矣且其制有論有詔誥表判有時務策三場並重而科舉之外有辟舉有歲貢三途並用故我國初得人之盛雄視西京士子之應科目者無上書覓舉之弊無羣聚京師之擾無請謁舉主之隙規制之善漢唐宋皆不及也自憲皇帝以後所謂三途者遂廢其二而科舉始獨重矣近則三場之所重者止於七義七義之所重者止於三義而科舉之法弊矣或者議欲廢之或以爲國家三百年來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當遵行無變予竊以爲二者之論皆非也廢科舉者其意一出於薦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於科舉也然科舉之法則誠弊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誠少變科舉之法參用辟舉歲貢之法何爲不可夫天之有象緯一定者也然治麻者非隨時脩改則數十年而一差況人才氣運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極乎使吾變之而畔違乎祖制無

變可也其大者適與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質之立法之意而無謬何爲不可愚不自揆作爲科舉論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國家之以經義取士也將以明經乎抑以晦經乎其出於明經也必矣然吾觀今之經義則其弊適足以晦經夫晦經非設科意也蓋宋人之有帖書墨義也離其時後之文以驗其記誦其事至陋才士恥爲之至一變而爲經義則剖析義理不徒記誦矣故當時名之曰大義而我國朝因之蓋其著爲功令者不過以觀士之能通經術與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於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間經義讀之言約理明渾厚朴直亦何嘗剝剝割裂而爲無根之辭乎起昔人於今日而爲其剝剝割裂者將或有所不能進今人於洪永而爲其渾厚朴直者歲月之間可至矣惟昔之爲經義也易而上下之好尙出於一故士子氣完力餘得以究心於天下之實學惟今之爲經義也難故士子勞精神窮日夜以求工於無益之空言而不可施於用且爲之者益多則其趨益亂趨益亂則上之人無所據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趨亂而途惑則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無暇於實學實學荒則其不遇者文質無所底而其遇者以貪冒爲得計以廉恥爲迂疏且盡舉其所以傲幸於科名者而推之於政事之間而科舉之法遂大敝夫科舉之法敝則郡縣無循吏封疆無能臣欲寇盜平而四裔服不可得也然而科舉之敝所以至此者無他上之人不知驅士子以出於實學而聽其所趨反相率而從之故也嗟夫如是而猶以科舉之設爲明經者其亦不思而已矣吾故以爲將驅天下之士而使之出於實學則必宜復祖制

五篇之法於七義中減其二道而閱卷必三場通校不以一場爲去取經義取辨析義理而已浮華者務在必黜則士子亦安有故爲其難以出於必不利之途哉論則求其馳騁經史表則求其駢儷四六判則求其明習法令策則求其曉暢治道此雖與經義等爲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旣立經義尙爲宏詞科以收詞賦之士以繼古者之制科今獨不可推其意於二三場哉昔黃庭堅在貢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令主司鑒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數十人取一人又程之於數日之中日力無餘故所棄之卷有不及閱二三場者有不及閱經義者有并不及閱書義者所棄如此則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爲當寬其校閱之期使得研覈再四以定其去取至於士子平日所習之書若經若史一以頒諸學官者課之而盡焚其私刻使耳目不淆此數者行則天下之實學可以漸而復矣

驅天下之士而出於實學則制科之弊可革雖然所謂實學者亦止於言詞之間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卽用其言詞也夫宋世偉人如富弼而猶以科舉文字爲難如司馬光而猶不長於四六近世如陳眞晟胡居仁之流則又不屑爲科舉之文矣使吾無以收之則天下篤實之士皆格於科舉而不進而吾之法又做將救其做非嚴薦舉之法重歲貢之科不可夫薦舉近固行之矣然而未覩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漢世之舉賢良方正也天子臨軒親策至於再至於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貴戚大臣下及宦豎皆直言極論無所忌諱不稱者罪坐舉主有保任之罰夫人情畏罰則不敢妄舉而知上之重己也則不憚於直言故兩漢得才爲多然猶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

帝行薦辟法親自校閱不稱職者輒坐舉主往往至於請
成故當時文武忠孝之士布滿在位內至卿宰外至藩臬
皆是也今則不然名爲保舉不復嚴重其事士之破薦詣
闕下者吏部試以策論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謂策論者何
等也故其願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願仕者亦不至彼
豈真不願仕哉知薦舉之重不及科舉故爾而薦人者則
仍取諸有聲場屋而不第與其平日所親牽之人薦墨未
乾而責任已塞矣夫薦至而不知其稱否姑試之而姑爵
之而薦人者又不尸其罰則又安能拒不肖之倖濫而致
奇偉非常之人哉且不幾以漢世賢良方正之名而居魏
晉九品中正之實哉今如吾說不過兩言而已曰其求直
言也必重其罰不稱也必嚴此所謂明薦舉之法者也按
國初歲貢之科在薦辟之下科舉之上儒生之居學校者
先德行而後文藝歲課月攷其法甚嚴成材者循序而進
之於國學與察舉之賢竝擢爲給事中參政主事等官故
南北之二雍與郡國之學校表裏稱盛今自歲貢之科輕
而士之廩於學而歷年多者無賢不肖皆得貢既貢則使
之爲學官歷一二遷至縣令或郡佐輒注下攷罷去之故
士之爲歲貢者齒莫氣衰榮路有限其自待甚輕在學校
則壞學校在州郡則壞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復姑寬之
曰是齷齪者爲可矜憐而已夫舉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齷
齷可憐之人以塞其無聊豈理也哉竊以爲學校所急在
選學官學官得人則士子之賢不肖可辨而歲貢之舊可
復然所謂學官者不復可求之於今日之舉貢也或取諸
薦辟之中或擇諸甲科之內務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
其職以行先之以學課之其廩於學者不可專取文詞苟

孝友忠信發聞於鄉者學官言於督學覈實而廩之然後
教以文學而擇其士之尤異者不待年而貢之闕下而天
子卽用薦辟之法親試之試可則不待選舉卽爲錄用其
次則俟其材成循次貢之國學以待甄敘一如祖宗朝授
官之法有文無行者勿貢誤貢有罰此所謂重歲貢之科
者也薦舉之法明歲貢之科重則士之實勝者出此兩科
文勝者出於科舉不出於此必出於彼矣

嗚呼人才之生於今其能自立也難矣上所以成之者未
嘗有法而所以壞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見大比之歲禮臣
申明學制非嚴限字數卽禁用子書以爲文體士習蓋在
是矣而弊有積之甚久而其實不可以一日安者則槩未
之及然則人材何繇而成邪蓋今有漢唐宋以來所無之
弊而不卒有之者有數十年以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

者此皆積於學校而病於科舉吾故盡言之今夫太學者
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禮義之宗也虞周宏遠吾不
暇論論後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鴻都學生入太學士類恥
之夫鴻都者天子之私學其人本以經術相招後爲尺牘
及玉書鳥篆其在今日則亦材藝過人之士也太學之士
以其微蔑小道爲天子私人則恥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
朱子呂東萊皆非之夫三舍之法破校藝又參以行實而
降升其間其在今日則亦獎誘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試
之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則非之矣然則太學之
重可知也太學之人才宜有以長養成就之可知也非國
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空入太學可知也今自援納例行
百餘年來遂爲功令士以廩增附之額分其入粟之等差
而其餘則學校之廢棄者入焉執榜之不學者入焉商賈

之多金者入焉此何爲乎入粟之後挂名其間有終身未嘗歟胄監之席者問其人則國子生也此何爲乎然而士之貢於學舉於鄉者猶施施然與之竝列則使東漢之士復興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歎息又當何如也此吾所謂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古者校士有中年比年之法蓋掌教之官視有司不同呂氏謂周禮六官唯學校之官不在官隣官屬其意所當深思者是也今者師儒之說旣爲吳文而督學使者之官其體尊嚴與生徒相去遠絕其所掌有歲試有科試其稽攷行義也不過俯聽於學官而其殿最文義也雖試有耑後而一人之目無大相遠今使督學官於三年之中科歲各一試士方試歸席未及暖而繼試者又至矣是一歲之中嘗得一再試也然科試則郡縣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後進於督學是受試無已時也以不甚相異之殿最與不甚稽攷之行義而受試無已時乃欲望其敬業樂羣知類通達則亦難矣此吾所謂數十年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者也吾以爲援納之例必當禁絕而一以勳威命官子弟及士之貢於學舉於鄉者實之妙簡儒臣以爲祭酒司業其立教則當以胡瑗之教湖學及朱子分年立課之法爲準督學則簡其攷校卽以科試爲歲試合格者使之試於鄉否則黜之而不必又爲歲試使士子得休其力以從事於學此二說行然後薦舉歲貢之法可漸施也抑吾又得一說焉可暫罷而徐議之者騎射是也夫射者學官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嘗用之以試士矣然耑此不習旣久一旦舉而責之綴文之士則不便者十九夫將復古制固不論其便否也然吾以爲可暫罷者以其本之未立則不可齊其末也或曰攷校

之簡其法則誠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訐泥沙用財取之援
例入貲足以贍軍且騎射所以習兵也在平世猶不可廢
況多難乎曰子以東晉之南渡爲盛於今乎東晉猶能立
太學徵生徒而謂今世不能者謬也謂藉此以資財用者
無術也且學校與人材盛則其所得有過於騎射者矣今
雖不罷騎射騎射其有益乎

予旣佐科舉論向難予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
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於泥塗苟生賢才必
不使之阨窮於曠下也科名特寄徑耳子何患焉
曰金玉之生於山川也制之而後生焉筮之而後
成焉不遇良工則沒於丹斲朽石之下而已矣子
何從知之由今之道而不變吾慮人材之日沒也
難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經
義能困中人豈能困奇士乎曰南宮三歲一試士
士之釋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
乎抑中人雜出其間乎如中人雜出其間則其敗
天下事多矣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又曰賢
良方正之科固將器人於文辭之外也信如子說
不過嚴責係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終不能有異於
漢世之對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豈獨
漢世哉敷奏以言雖堯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
震動引見闕廷而親策之假以言色通以問難則
人之賢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鳥之追
鸞鷲也又曰學校之官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乎
曰如東漢之先試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長各
自禮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優所以廣教化

隆儒術也又曰凡學之掌教者三人焉試且聘之則不勝其優矣曰固也吾以爲三人者可省其二也無已則虛其二焉以待教諭之擇賢者而聘之亦我國初之制也又曰胄監入貲不自今日始也羅圭峰玘嘗以貲入矣已而爲文人爲名臣近則學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爲入貲濫觴者未必非玘罪也我國家近有璫旣獻調領功者多出太學諸生何無一人如范滂陳東者乎史推東漢之亂而不亾歸功於太學數君子靖康建炎之間三學生義聲震天下彼皆養士之效也今則非止失養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於場屋厭於攷校不得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論則美矣然子之論騎射也猶謂待學校與乃可徐議今一旦欲於二二場責經史時務之實學於薦舉責賢良方正之全材於太學鄉學責有道之師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將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葉適有言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舉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舉法仍停至十餘年其時人材益出今能遠采葉適之言上師我高皇帝通變宐民之意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予之堯論特平平者爾雖然使以予之論告當路則駭笑而目以爲狂者不知凡幾矣時勢之變日新月異而天下大事獨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難回也

范增論

蘇氏論范增以其勸羽殺沛公爲人臣之分而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羽殺卿子冠軍爲弑義帝之漸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故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之時子獨疑蘇氏之期增太重而未核其實也增智謀之士且非能以仁義事君者也其勸項氏立楚後非爲懷王也爲項氏且天下竝起而亡秦秦有可亡之實而我無可亡秦之名故不得不有所挾以令天下增之說項梁立懷王猶張巨陳餘說陳勝立六國後也使勝遂行巨餘之計則巨餘將事勝乎將事六國乎夫人必有相許之素也而後可責其相急之誠增之於懷王非若張良之於韓五世相之兩日夜求爲之報秦者也彼其視暗鳴叱咤之夫以爲可定大事而杖策從之其視懷王直奇貨焉而羽之謀已集而事已濟則又

陶菴集卷一論

九

知不足齋叢書

贅旒焉爾彼豈與懷王同旤福者哉使其心果在懷王必不勸羽殺沛公矣何則沛公與宋義皆懷王所遣也沛公先入關則其功不啻倍倍高於義義且以懷王之故不可殺況沛公乎羽卽忌而殺之增宜奮起而爭之今羽且不忍於公而增惓惓欲甘心焉是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其尙得爲有懷王矣乎夫羽之不殺沛公投鼠忌器也其卒弑義帝蓋增有以啟之也羽以陳平閒行故疑增稍奪之權方圍滎陽時尙以增言急攻漢則沛乎此者其不聽增計亦鮮矣獨殺沛公之計未行且置沛公於漢中史固以爲增計也使謾不見省則增之發憤而去不待攻滎陽之日也吾又烏知弑義帝之謀非增畫之而羽聽之乎則謂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殆亦遠於情矣至殺卿子冠軍增又本不宐去夫卿子冠軍之先鬪秦趙也其名曰乘

傲乘傲之師深溝高壘勿戰使人入敵境絕其餉道然後
彼坐困而我可得志漢之於楚是也李左車以此說武安
君不用而敗周亞夫用之於梁楚七國而勝蓋其要在於
絕敵餉道而不在於不戰明矣今章邯甬道之粟義未嘗
出偏師綴之士李凍飢軍無見糧是自傲爾殺一自傲之
將拔數百萬人之命於虎口是羽有微罪於懷王有大功
於諸侯也若之何以此時去哉羽之言曰王坐不安席埽
境而屬將軍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此雖假
竊之詞然亦何遠爲弑義帝之兆哉弑義帝之兆蓋始於
怨義帝之欲如約王沛公於關中此則增有罪焉而不可
以此專責羽也夫增之宜去亦多矣阮秦降李二十萬人
也屠咸陽也殺子嬰也王三秦降將也分封不均也數者
無一不足以失天下而增不去吾故曰增非能以仁義事
君者蘇氏期增太過而未核其實也

雋青論上

淮南王安將反獨憚大將軍青與汲黯而蔑視丞相宏以
下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
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三萬
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騎少或四
千騎往輒無功閒爲敵所生得其才器不及青遠甚然司
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而於大將軍青但記其
斬首獲生之數至於壁壘行陳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心
竊怪之及觀蘇建責大將軍選擇賢士之言及大將軍謝
以奉法遵職不敢招士乃釋然曰遷所以不取大將軍之
故在此矣蓋自戰國四豪以及漢初張巨陳餘之徒好爲
卑躬厚禮籠取天下之豪傑流風餘韻浸淫成俗魏其武

安以此搆大獄掇奇旤而李莫之懲如鄭當時見客無貴賤皆執賓主之禮張湯造請不避寒暑韓安國推舉壺遂臧固之屬爲士論所慕至天子亦以是稱爲國器由三子者推之則西京士大夫二百年之好尙略可見矣彼李將軍死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以其結客多而延譽廣也大將軍奮自如隸託身椒房一日赫然威震四裔其意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而免於旤患司馬遷窺見其旨則曰是謹身媚上之人而已矣曷足道哉於是并其戰陳方略俱抑沒之而獨咨嗟歎息於李廣然卽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過翹關曲踊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眾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揜也昔者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兩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多則亂矣蓋用兵猶角力然有百鈞之力有數十鈞之力有不能勝匹雛之力大將軍青百鈞之力也李廣父子數十鈞之力也李蔡公孫敖不能勝匹雛之力也數十鈞之力過於能勝匹雛者而亦終不可以舉百鈞今乃曰彼有他長遂并譽其力以爲出於舉百鈞者之上可乎故夫李廣無功誠不可謂之數奇而大將軍之戰法不傳是亦有遺憾爾

衛青論下

嗚呼若衛青者可謂有大將之材矣而吾獨惜其不知大將之道何謂大將之道荀卿有言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所謂大將之道也秦將白起不過一鷙忍之士耳非其有仁義節制爲之根本也然而秦王使起攻邯鄲起眞見邯鄲之不可復攻也則爲之堅臥不起至於干犯嚴主之怒身首

分離而終已不悔此無他不勝不完不可以冒而行之也
今以武帝用兵言之今年出塞擊匈奴明年匈奴亦入塞
寇鈔不可謂之完沙漠之地如石田之不可耕雖驅畜產
百萬而還於胡漢之大勢不能增損豪末也不可謂之勝
虛內事外使海內蕭然繁費天子卒爲之縱告緡置平準
不可謂之不欺百姓此三者皆冒而行之而青以肺腑在
行間鳴劍環甲唯所發縱不間進一規獻一策以回天子
窮兵黷武之心此可謂之知大將之道者乎今夫陷陳克
敵偏將事也長算遠略大將事也青以大將行偏將之事
雖材武優於李廣十倍而其猥陋無術學不知軍國大計
校之李蔡公孫敖亦無異矣吾因有感於王忠嗣哥舒翰
之事焉唐元宗欲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謂非殺十萬人不
可不如休兵秣馬觀釁而動元宗不說李林甫因媒孽其
短忠嗣知之而確守葑說雖奉詔以數萬人給董延光而
不給軍賞陰奪其謀其謂李光弼曰忠嗣豈以數萬人之
命易一官哉未幾爲延光所奏幾陷極刑既而哥舒翰大
舉兵伐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嗚呼賢哉忠嗣殆矣
哉哥舒翰之爲將也其後安祿山反翰守潼關是時賊利
速戰官軍利堅守翰實知之而爲中使所督責不得已引
兵出關遂有靈寶之敗身爲俘虜唐室幾亾由其中有所
見而不能死守以輕陷於不勝不完之地也然則爲大將
而不知道阿徇人主之意而以兵事僥倖者卒則爲衛青
不卒則爲哥舒翰矣悲夫

諸葛亮論上

先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
二年大軍敗績還自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

上合不東行就令東行必不傾危矣或曰甚矣武侯之處此爲可議也法正之見信於先主輒若武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輒若武侯今佞吳之失計羣臣皆能知之武侯既不力諫於弄傾危已及而始追思法正何哉黃子曰此以形跡論人而未嘗設身處武侯之地者也古者小臣之諫其君也爭之以是非而不得則爭之以去就爭之以去就而不得則爭之以生死大臣則不然彼其君臣相與之際義已深矣情已感矣勢不能以一言之不合奉身而去則度其君之不我從也而其言不可以徒發必將權一敢言之人以去就生死爭之於弄而吾因而導之則吾之言行而無變色易容之患昔者高帝入秦宮見其宮室狗馬重寶婦女之美意欲畱居之樊噲諫帝出舍帝不聽張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賊立

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帝乃還軍霸上人知帝之從良而不知樊噲之言有以爲之先也及卽位數欲易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叔孫通繼昌而諫至欲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及張良招四皓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人知帝之陰從乎良而不知周昌叔孫通之言有以爲之先也先主孔明相與之際有過乎高帝畱侯而先主股肱虧喪義在復仇則其理之是非不至如畱秦宮中與欲易太子之斷然其不可也度孔明必嘗進諫諫而不聽固無面折廷諍之理而時又無法孝直佐之者故先主遂行耳且正之爲人權譎多智與孔明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蓋先

主之有孫夫人固肘腋之患也而正爲之輔翼遂使先主翻然翱翔無內顧憂則其爲人可知矣孔明以正法正以奇奇非大臣之所以施於其君而或可以輔大臣之所不及此孔明之所以反覆歎息於其人也而豈可報此以議孔明爲不諫哉嗚呼古大臣之所以匡君謀國者多存於不可見之間其言與事之載諸史冊者什二三而已而世之儒者乃欲執是以議其短長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諸葛亮論下

諸葛亮伐魏與羣下計議魏延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黃子曰蜀吳魏血食五六十年先主備大帝權武帝操及漢丞相亮皆命世之傑也三國者皆有事於戰而其意不同魏嘗以戰爲取吳蜀嘗以戰爲守何以明

陶菴集卷一論

古

知服齋叢書

之先主與操頡頏起兵而操得勝勢獨先主領徐州時操已破南單于降黃巾三十萬屢破陶謙挾天子令諸侯矣先主爲呂布所襲狼狽奔操則固游操殼中者耳及先主得出而操已破呂布袁紹大勢成矣計操之所憚者獨先主而天若机先主以待操之成及孫劉并力僅足支操故操之戰嘗主於取也孫氏先蜀立國乘間抵巇可以難操而伯符降年速隕襲許之計不成則過此無取操之時矣赤壁雖敗操之根本尙完先主間關入蜀復挫於吳雖有武侯爲之相而宿將謀臣後先彫盡蜀民輕脆兵力單少則其不能難魏明矣故吳蜀之戰嘗主於守也武侯之屢出祁山所以守蜀也而魏延之計乃欲懸軍深入是所以取魏也夫使魏而可取也武侯豈不欲取之哉管者曹操欺劉表之不能襲許也冒兵家之忌以攻袁紹而倖勝

於官渡欺周瑜之非我敵也冒兵家之忌以攻孫權而卒
敗於赤壁故夫行師而不出於什全者非大勝則大敗之
道也操敗不可以遽亡蜀敗不可以復存曾是孔明而出
於不可復存之地以俸其一勝乎吾觀孔明之告後主曰
今不伐賊王業亦必惟坐而待亡觀若伐之又曰今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吾是以
知孔明之意常在於守也人之守蜀在劍閣孔明之守蜀
在祁山人之守吳在長江孫權之守吳在合肥其意一也
吳之諸葛恪破魏於東興遂欲違眾大舉卒而身死吳得
以延數年之命蜀之姜維破魏於狄道而仍歲出師不卒
而身不死蜀遂爲墟矣恪與維皆不知大帝武侯之深意
而從乎魏延之策者也吾嘗爲之說曰今有禦盜者於此
盜至其門而禦之則無及也持兵出門若將捕之而盜自
不至此諸葛武侯之謂也一夫奮挺而追盜此盜卻於堦
而彼盜入其室執其主以出此姜維之謂也嗚呼後世之
守危國者其必以孔明爲法與

馬謖論

天下有可用之才有無所不能之才無所不能之才甚少
而可用之才甚多因其爲可用之才也不顧其才之所長
而泛用之則才窮於所短而反見爲無才昔者帝舜之廷
禹棄契皋陶垂益夷夔之屬各擇其所長而命之垂以工
讓父斯伯與則父斯伯與亦必能爲工益以虞讓朱虎熊
罷則朱虎熊罷亦必能爲虞夷以禮讓夔則夔亦必
能爲禮而帝皆曰兪往哉汝諧是必垂益伯夷較之所讓
三人有專長者焉吾就其專長者而命之則雖與之竝長
而不差及焉者舉可以不用且雖若不用而其人又自有

專長者焉則吾又就其專長者而用之已矣故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吾觀後世之謀國者用人各當其才則興用人不當其才則亾或當焉或不當焉或萬當而一不當焉則其害皆立發於所不當之處此必然之數也昔諸葛亮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存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先主嘗戒亮以謖不可大用亮不謂然當亮討雍閬時謖進規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用其言七縱七禽以平孟獲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此謖好論軍計之效也及亮出軍祁山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舟與張郃戰於街亭謖兵大敗亮乃收謖下獄殺之後世咸以謖不可用而亮知人之明不如先帝以子觀之謖可用之才也亮特用之不得其當自夫蜀之有南夷猶吳之有山越其性不馴易叛難服以孫權之雄才而山越不賓至爲之屈膝稱臣於魏然則南夷不服亮其敢北伐哉使亮強以兵威臨之不服其心而唯絀其力旣乃兵挂於祁山之野而不得解夷叛其內魏攻其外蜀之爲蜀未可知也自謖以心戰爲言亮始執其機而御之雍容翱翔如童牛之加犒於其首而不得肆於是釋然北向無復腹心之憂謖之運籌帷幄可謂精矣使謖但爲謀議之佐豈非龐士元法孝直之流亞哉亮乃絀魏延吳懿不用以謖爲先鋒則是以特將之任子謖也夫將才不可以參謀議謀議之才亦不可以爲將易之則將才失其勇謀議之臣失其謀譬之牛可服也馬可乘也服馬而乘牛則牛馬兩失其用乃曰彼牛馬者皆棄物豈理也哉謖敗之後眾盡星散惟裨將軍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

徐收合遣遊率將士而還當是之時平能敗而不亂賢於
謾多矣然當亮南伐雍閩之時猝然問計於平吾知平之
謀議必不能如謾之切中機要也嗚呼人各有能有不能
以張子房之智略而但爲高帝畫策臣未嘗特將謝晦嘗
從劉裕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及宋文帝將討晦檀道
濟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
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所長未幾道濟
遂禽晦向使子房特將豈必能成淮陰之功而謝晦但爲
謀臣豈反出道濟之下哉吾故曰謾可用之才也特亮用
之不得其當耳

夏侯元論

夏侯元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謂荀彧曰泰初志大其量能
合虛聲而無實才遠之猶恐既及況昵之乎世以嘏爲知
人以子論之嘏之策元誠似矣而所以拒元之故則非其
無實才也是時曹氏擁虛器於上國政兵謀皆自司馬氏
出士大夫策名其間者爲曹氏難爲司馬氏易元蓋爲曹
氏者也嘏則爲司馬氏者也夏侯曹氏世爲昏嫫元以貴
戚之臣名冠四海賣國與人全軀保妻子此非元之所宜
爲也而爲元黨者何晏鄧颺李豐張緝之徒皆纖利小材
非有沈謀遠識足以集事且兵柄又不任其手然則元之
危無智愚皆知之矣方司馬懿死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
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
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夫元且自知其不免而況嘏乎元欲
交嘏益以嘏才名素箸欲與同獎公室而嘏方傾心司馬
氏則元之來交所謂載旣相餉者也故懼而辭之以見詰
於荀彧故又飾爲近似之言以匿其情實且且鍾會姦人

之雄以元視之猶奴隸也。報以明智交會其所著論會又從而集論之。報不禁也是豈峻於元而通於會哉。以會與己皆司馬氏私人不復能異同也。元死之後母工儉文欽知司馬氏將篡舉兵於外。報力勸司馬師將兵自行而身與俱。東儉欲破敗報有謀焉。此報黨於司馬翦伐曹氏之驗也。嗚呼自古側身危亂之間力不足而忠有餘者吾讀史得三人焉。孔融袁粲及元是也。融殺於操粲殺於道成舉世皆知其忠也。而元以報言故僅見其空虛無實悲夫。

祖逖論

祖逖身門童建書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石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充豫閒壁壘叛者皆不納。君子曰逖於是乎失策矣。晉世之所以得其民者非有如

陶菴集卷一論

六

知服齋叢書

周漢之隆而所以失其民者亦非有如秦項之虐石勒以無賴嘯聚其間不過乘司馬氏骨肉相殘之隙煽惑逋逃迫而用之巨嚮者。逖進說元帝以爲遣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當因風向赴。此數言者可謂得其要領矣。故其濟江之日所將不過二千餘人未幾而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此雖逖之善於撫御然亦人心未忍忘晉之驗也。石勒狡黠多智禽苟晷誘王浚摧劉琨算無遺策而獨差憚於逖者以逖爲人望中州豪傑多歸之顧己以反爲名能合其眾而不能固勢將盡驅而歸逖也。故爲逖修墳墓置守冢冀以感逖而又因其叛臣之來斬而送之陽以禮交而陰以愚之。逖乃不悟墮其術中以至充豫閒壁壘叛者皆不納於是乎自墮其黨而啟慕義之人以歸賊也。豈不惜

哉夫天下雄傑智計之士多出於虜掠之餘奔竄之中陳平歸漢而項籍亡許攸歸魏而袁紹破兩人之在當日則亦叛臣逃吏也設漢高魏武皆拒而不納則兩人者雖有深謀奇計何由而效於明主之身乎且夫慎固封守各保分界斯乃敵國相交之禮如羊祜陸抗之時可爾逃之視勒則賊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背逃而往者逃得目之爲叛臣逃吏棄勒而來者勒固不得而臣且吏之也爲逃計者斬勒使焚勒書正言以諭賊曰向爲石勒誣誤者皆吾赤子自今以後有斬勒首來歸者請於朝廷爵萬戶賜千金拔身歸命者聽如是則足以寒亂賊之膽鼓忠義之氣而亦示天下有能爲矣惜乎逃之慮不出此也

李密論

漢唐之得天下皆以先定關中漢高帝之在河南也王離

陶菴集卷一論

九

卯服齋叢書

宿重兵於河北其勢可以躡漢兵之後而有項籍綴之故高帝得以入關唐高祖之在晉陽也王世充宿重兵於東都其勢可以躡唐兵之後而有李密綴之故高祖得以入關夫項籍李密豈知有漢唐者哉彼各爲其事而適以取天下之機子漢唐所謂眞主之興必有爲之驅除難者此爾今夫李密之才雖不足以希太宗然在隋末羣雄之中固亦未有其比也顧其人智足以知天下之奇計而膽不能決爲人謀則長自爲謀則短始楊元感以密爲謀主密陳三策其上以煬帝在遼隔絕千里當長驅入薊扼其歸路其次以關中四塞天府之國勸元感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其下則謂襲取東都而以百日不克四方兵至爲憂元感從其下計卒攻東都不克而敗此密之所扼腕而歎也及其身自起兵之時煬帝在江都徐洪客勸密

治流東指輒取獨夫此卽密之上計也柴孝和說密留翟讓裴仁基等牽制東都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此卽密之中計也從其上計湯武之師也從其中計漢高之師也密兩皆不從而自用其下計卒兵敗洛水身死桃林是何爲元感謀之工而自爲謀之拙也密之言曰我所將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冒西入夫漢高亦嘗將山東人所收陳勝項梁散卒及奪剛武侯軍殆不滿萬而竟以入關當帝未入關時攻昌邑未拔則過高陽攻開封未拔則攻潁川汲汲然以批亢擣虛爲事而未嘗一頓兵於堅城之下譬如善弈者然得其大勢則雖有所捐以與人而吾固已勝矣今密蔽洛倉之粟而不能收席士馬之銳而不能棄棄天下之上游而爭河洛四戰之地雖得東都唐固將折箠使之矣況必不得哉吾嘗謂李密之智高於英衛項籍之勇過於英彭此兩人者皆可以爲人用而不可以自用爲人用則將相之才自用則獨夫而已矣若夫唐之高祖則不然卑詞以謝密使之綴東都之兵而我得專意關中兩從裴寂世民之計分兵以攻屈突通於河南而自引軍西上此二事者雖謂之彷彿漢高可也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聖人之所以制天下者無私而已矣聖人之所以能無私者法天而已矣天下之變至無窮也人之心至不可紀也五方之俗異宜五服之民異習而各自以其心爲不可已之心積之既久而部居分焉黨與衡焉戰爭生焉如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如絲之亂而不可理如海波方怒而風擊之也及其既定而觀之則又瞭然以明汰然以清夷然以平若此者蓋其人之天也聖人得其天而制之運之於

巍巍之上措之於茫茫之中而天下之部居合黨與消戰
爭解此豈有他謬巧哉以吾心之天合乎天下人心之天
而已矣故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請究論之天者物之不
爲矣者也以其不爲矣者析爲四府則有春夏秋冬播爲
五行則有水火木金土而統歸於一原則曰太極蓋仁之
爲春而義之爲秋禮之爲夏而智之爲冬與信之爲季夏
也是人之五常與天之四府爲一也貌之爲木而言之爲
金視之爲火而聽之爲水與思之爲土也是人之五事與
天之五行爲一也因是而肝應甲己心應丙辛脾應戊癸
肺應乙庚腎應丁壬則人之五性卽天之十干也又因是
而好應申子怒應亥卯惡應寅午喜應己酉樂應辰未哀
應戌丑是人之六情卽天之十二支也是故日月之盈縮
朧朧星行之飛凌厯亂萬有不同而太極不變則天亦不
變而人之所以與天爲一者亦不變太極者何也曰天之
心也聖人居天之位執天之紀觀天之心自其紫極間堂
凝旒充纘以及班朝泣軍分田錫土之間自其崑英後傑
左輔右弼以及宦官宮妾侏儒優笑之際祇祇乎翼翼乎
洪範之所陳丹書之所做詩之言不顯無數易之言惕若
自強禮之言無爲守正慮無不朝思而夕做之刀劍戶牖
以銘之也而後聖人始油然而自得其心因而得夫天下之
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立一政焉不拂人以從欲不違道
以干譽曰此天理也用一人焉詢功言而甄敘之度材質
而高下之曰此天民也養一物焉鳥獸之胎卵不敢不惜
艸木之陰陽不敢不時曰此天物也刑賞無所私加曰此
天命也天討也禮樂無所私作曰此天敘也天和也凡聖
人所爲無一不推而本之於天而天下之人亦競競焉如

天帝之臨乎其上也意諭色授則九服承流言傳汗渙則萬里奔命不頓一戟不折一弦不馳一辭不質一訟畏聖人之威如雷輓電決仰聖人之德如日晶月明於是聖人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一物不獲其所而天下固已大治矣然則太極者天之心乎聖人者其全體太極而爲心者乎嗚呼三代明辟無論矣漢莫盛於文景文帝寬仁恭儉而僅得黃老清淨之遺景帝綜核嚴明而不無刑名深刻之習跡其內治宮庭外修典物蓋亦駁乎多可議焉貞觀之治追媿古烈而十漸不終論者致惜則皆以私意累乎其心故也惟宋藝祖有言曰洞開重門如我心曲稍有邪僻人皆見之斯則幾有類於知道者使稍加以學漢唐諸君不足儼也吾於是重有感焉心猶矩也古帝王之心則猶造矩而能用者也夫矩平之以正繩偃之以望高覆之以測深臥之以知遠環之以爲圓合之以爲方裁制萬物唯矩所爲而已矣後世人主天資雖美入聖不優自非忠信明達之臣耆艾魁壘之士終日陳天道而以仁義中正迪之終日稱天命而以水旱盜賊戒之則雖欲正心其道無繇此猶曲木之不自正而聽命於櫟栝也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嗚呼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其不足以與乎格心之佐矣韓范諸人幾近之而其道未醇必也伯子之辨王霸乎必也元晦之論正心誠意乎彼二子者不得相位故雖欲格君之心其道亦無繇後有君子可以慨然而作矣

辨

紀信不侯辨

或曰紀信有功於高帝甚大帝不贈一爵爲寡恩或曰呂

后紀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紀通卽信子也信子封侯則漢旣明信功矣子按紀通實紀成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於好時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則成非信也史記高祖從鴻門脫歸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偕漢書改夏侯嬰爲滕公紀信爲紀成滕公卽夏侯嬰故後人謂紀成卽紀信此實誤爾然以漢不贈一爵爲寡恩則子未敢謂然古者未嘗有追賜爵之禮漢初去古未遠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爲徹侯而死者不復賜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至東漢之來歙爲刺客所害始贈中郎將征羌侯歙此未有也高帝時周苛守滎陽罵項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酈倉其使齊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呂嬰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雖同而功皆遜信高帝則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於德怨之際甚明若謂厚於苛等三人而薄於信豈有此理哉吾故謂信而無子也則已信而有子則必侯信有子而侯則雖追封不及於信而不可謂之寡恩矣或曰信無子則存而不論矣信有子而侯則高帝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柰何其逸之也曰漢世功臣之後有罪失侯者不可勝數信子或封未幾而國除則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項伯四人等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元武侯今年表無元武侯張敖爲陳崇艸奏有曰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旋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今年表無公孫戎此皆有罪國除而史逸其名之驗也漢寡恩誠有之但不可以紀信爲證吾虞夫學者之疏於攷索而果於持論故詳辨之如此

議

大禮私議

本朝大禮之議張桂等傳會歐陽濮議何公孟春謂歐陽議尊濮王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奏又出程子伊川之筆後朱晦菴亦以稱皇考爲不是溫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據此以爲道統之傳自有定論忍復行其邪說乎何公以議禮獲罪其所云邪說正指張桂等然予攷歐公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則誠邪說矣不得藉歐公爲口實也宋兩制禮官議以濮王安稱皇伯韓魏公在中書與歐公定議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天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歐初意止欲依漢宣帝諡史皇孫爲悼考故事非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亦無稽古人稱伯兄叔兄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之稱諸父昆

陶菴集卷一 議

古

知服齋叢書

弟皆稱而加之未有斷然以爲本生父之稱者歐公斥爲閭閻鄙俚任情顛倒雖云過激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則知漢宣故事稱考亦何渠不可爲訓乎且漢宣之失在於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諡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考曰悼后此當時公議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於仁宗乎然而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漢稱悼后蓋諸侯王之母皆得稱后非以是爲帝匹也英宗以太后旨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則非歐公本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書師丹疏云定陶恭皇諡號固已弁定又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是云云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常劾奏董宏

以爲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統一統宏詿誤聖朝免宏爲庶人哀帝以傳太后必欲稱尊號故下詔稱定陶恭王爲恭皇此豈師丹之所許乎其云不可復改蓋亦既往不咎云爾而謂丹許以爲是此則歐公遂非文過之辭而不可以此并罪其稱考也今張桂議云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今唯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云云夫世廟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育之宮中然止可以宣帝爲比而不可以光武爲比也光武削平甌亂奮然崛起尙以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徒四親廟於章陵故先儒以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濮安懿王止於置園卽園立廟尙比於諸侯之禮興獻廟用十二簋豆舞八佾則與二祖八宗並爲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爲二統而其徒曾鞏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也吾故曰歐陽是非固可兩存張桂不得藉爲口實也

陶菴集卷第二目錄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張子顯感應篇注序 吳奕季

淫鑿錄序 潘鱗長康濟譜序 張子翼救荒賑飢

錄序 陸履長鄉兵議序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郁遠士詩文集序 吳定遠

小山集序 葉石農偶住艸序 吳義齋經畬堂詩

集序 王子堅詩集序 閔裴村詩集序 王古臣

寒谿詩艸序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州邑文紀

序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陳義扶文稟序 又

金懷節文稟序 陸道協文稟序 吳見末文稟

序 徐定侯文稟序 葉念菴文稟序 董聖褒文

稟序 徐宗題文稟序 兩徐子合稟序 暹社題

辭 易文自序 嚴永思先生壽序 唐宗魯先生

壽序 歸母陳夫人壽序 陳母張孺人壽序 蘇

母金孺人壽序

跋

尹伯衡詩集跋

陶菴集卷二目錄

一 知服齋叢書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鬪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會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說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耑輩則有高叔英友人則唐聖舉陳義扶蘇眉聲夏啟霖門生則陸翼王張德符高德邁侯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舍兄弟暨吾弟偉恭也平居自破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而翼王以敦篤之資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會俱忘今歲之春取思誠名其日記而乞予數語爲勗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誠也擇善固執弗得弗措勉然之誠也四者雖有不同然由勉然以進於自然盡在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已矣今之學者未能反身而誠性與天合謬云不假思爲可以坐臻斯道告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往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以思爲要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答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故後來不至流於禪學劉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

妄語始元城初易之及退自櫟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蔡之明敏與元城之剛毅百倍於今之人也然猶精思殫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難逮而於立社之意無負矣翼王勉乎哉

張子灝輯感應篇序

世之言感應者多推本於佛氏以爲輪迴因果之說箸而後有感應儒者無是也予不然其說六經四子之書言感應者非一但未嘗以某事係某應巨玻諸史乘如杜伯之射宣王公子彭生之祟齊襄灌夫之殺田蚡往往而有斯皆佛教未入時事之合於因果者未可謂博會也感應篇本道家言而與佛氏相出入其旨歸于獎善化惡足以輔

陶菴集卷二序

二

知服齋藏書

翼儒教所不逮行世既久人多樂誦之願一二高明自喜者或置不道曰此道家淺說巨嗚呼三教之書之深者有之矣世人見之而不能讀讀之而不能信則亦末如之何矣獨是篇之指事也確而立說也簡簡易讀也確易信也讀而信之悚然如雷電鬼神之交於壽相與黽勉驅策而不爲惡其利不亦溥乎夫說有依託而可以利天下聖人猶將存之而沉的的如操右券者乎予友張子灝取咎人箋注事實隨筆損益授梓人流通之要亦行吾所見而已世有冥心獨契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始可不讀是篇不然者幸毋淺視之也

吳奕季淫鑿錄序

淫殺二罪於人爲最重書之以戒殺名者多矣而戒淫者絕少豈以淫之罪爲輕於殺與夫殺害物而已匹夫寄殺

則足以忘其軀王侯漁色則足以滅其國是淫者自害害人之大者也人無變童季女之好者其口腹必淡而世所傳羽流禪伯持戒數十年而敗於妖姬惑於炭婦者往往而有然則不淫者固可以不殺而不殺者未必能不淫也世有以筆墨導淫者如詩中之有香奩書中之有豔異裙屐少年嗜若飮食深入肌膚不可除去予常欲勒一戒淫之書以敵之而遷延不果會友兄張子顯持一書示予曰此友人吳奕季所作淫鑒錄也其有功於世俗甚大予盍以一言助發之予受而卒讀則其書所載先正格言古人懿行與夫世俗之爲淫獲旤者班班具焉因謂子顯此書行吾可以輟筆矣抑中人以下此書之所能戒也中人以上此書之所不能戒也胡澹菴上書請斬秦檜遷斥嶺海萬死歸來而猶有情於黎頰之微渦趙清獻壁立千仞而猶屬意一官伎使老李召之非此卒故遲其事則清獻敗矣世有如胡趙兩公者苟不自悔則非一卷之書所能動奕季且若之何子顯曰然誠有如胡趙兩公者未有不悔者也吾所患者裙屐少年目彼其人珠玉買笑胡粉弄姿而世又有書如香奩豔異者以導之非使之知淫者之獲旤其勢不能自悔夫勸其不自悔而使之悔則其能自悔者聽之可也予作而歎曰有旨哉因題其簡端使歸奕季

潘鱗長康濟譜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第一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弟一流將盡之間溫嘗失色彼所謂弟一流者何人哉疇之王夷甫後之殷深源之屬是已天下屬安定此曹子高自標置墟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搖之皆周章失據至困踣不振以迄於死而一時奇策雋功乃獨出於太真之徒然

人以財有如李珣者使上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拊使下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珣然而子翼之心則非是書所能載也亦在乎讀是書者惻然動心而已讀是書而不動心者自賊者也動心矣以爲不可見之行事者賊其民者也

陸履長鄉兵議序

籍民爲兵其制尙矣唐之抱眞德裕能以節度使行之於一方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於天下其故何也蓋抱眞德裕挾節鎮之權其勢非有司所能格而其臨民也近於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矢第能否一切有實意存焉故其法得行於澤潞川蜀神宗安石之意未嘗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倚以行法者有司而已涑水氏云比戶騷擾不遺一家王巖叟亦云羈縻之虐鞭笞之苦誅求之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團教未成卽又以番上

困之故其法不得行於河北諸路今天下之言鄉兵者多矣其說皆原於抱眞德裕而度其既行之後當與安石不殊蓋亦牽而不見施行以得免於熙甯之擾也雖然內外交証天下益急練民兵以紓正兵畱募兵之費以贖民兵豈非經武強兵之上策哉懲有宋之弊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徵噓而廢會也吾友陸子履長著鄉兵議一卷大意以編甲定戶爲主八十家而出一人無唐世三丁稅一三戶擇一之苦每日輸赤仄一二無宋世質衣買弓之苦其宅繫碎靡密曲爲之制如貫繩畫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眞德裕其人吾知其斷斷可行也王新建有言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又爲弭盜之本故其開府虔州埽除羣盜一以嚴保甲爲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夫但行保甲而其效已如此況以鄉兵寓保甲以守寓戰

如履長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吾邑文獻之族近必稱陳氏自潮陽公君陳先生以來子若孫俱有大聲於蠻序曾孫世祥尤白眉也其人端雅平恕無年少才高之氣其文清深秀麗無襲積雕投之陋及門之士未有過之者今年八月同射策南陽予困場屋久疇咎之飛揚跋扈銷鎔已盡而獨深望於世祥之脫穎及榜出竟不如人意夫文豈真有利鈍哉鈍莫予若而何以忽不鈍於此試世祥可以憬然而悟啞然而笑矣仲冬之朔別予省親常山出所爲寄弟小言者乞弁語予讀而奇之彌恐世祥之不能無介介於懷也遂相慰勞曰夫文豈真有利鈍羣千百人而摸索之牽與不牽而已矣使牽則侈然以喜一不牽而卽愀然以悲斯其人之深淺爲何如也願與吾子兩戒之吾與子亦各求至其所未至而已矣夫文章學問之理譬諸行遠世固有往返於三轡者然亦有厯千里而脂車秣馬未敢輕言乎稅駕何者其各所期異也今吾子之所期其規模大略已足窺豹於此編而可無三月聚糧以極其車轍馬跡之所至也哉子行矣升堂問寢之暇風雨連牀兄弟自相師友待賈而深藏逢年而大獲吾知陳氏累世之文獻於是乎益遠矣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吳杭接壤吾吳之遊者一放舟輒至武林蓋以西湖景物柔淡娟好在人目日間也予足跡未至湖上然心知奇勝不盡於湖嘗戲謂浙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一望可見而其心腹腎腸則必反覆抉擿而後得之今遊者至湖

而止舟輒言佳勝其能捫幽歷險與猿鳥爭道者卒亦無
有此何異千里擇交一揖而退者乎聞予言者無不大笑
今年秋七月馬異甫先生歸自武林出所作橫山遊記視
予則自湖上以至此山數十里中氣候之晦明艸木之濃
淡岑嶺之鬱紆潭澗之沿泝樓閣之位置鳥獸之飛走幽
人奇士之酬酢往來一一在焉讀之神明忽開毛髮盡磔
飄飄然不知此身之在塵土也予所尤異者山中之人相
親相愛如一家至刻筍爲識而可以禦盜則其淳古淡泊
之風迥非人境所能有咎陶徵土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
如摩詰昌黎夢得聖俞諸公皆形之詠歌以爲神仙至坡
公則謂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
其子孫非神仙不死者也又引青城山老人村爲比以爲
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坡公之論誠高矣然予意
陶公居晉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巖秦況當
時以避秦自況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詩
中所云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
契則其黃唐莫逮之感固可槩見而非真有所謂桃源者
也疑坡公亦未得其旨獨其謂老人村道險且遠其人
不識鹽醢飲水而壽其後道稍通漸致五味而壽益衰則有
至理存焉今觀橫山去湖稍遠耳目不雜而山中之人獨
能全其淳古淡泊之風如此則亦未識鹽醢之老人村也
予故服先生之善遊而又歎西湖一泓爲趙宋君臣盤樂
之所論者目爲尤物破國至比之西子而橫山以榛莽未
闢超然於酣歌恆舞之外豈非幸與異日松冠芒屨從先
生徧游其間庶幾爲太平之逸民其亦足矣

郁遠士嘗仿韓愈毛穎傳體作小傳三通示人人讀之無不仰天大笑冠纓索絕以爲此古者滑稽之流也既而遠士貧不自砥輒應里中推擇爲掾史日抱簿書立令側令指曰若爲吾書某牘卽俯而書牘旦而入莫而出以爲常有識之者曰是固向之爲滑稽者也遠士旣涸跡掾史復以其暇削荆握槩成不休如舉子結夏課者晝後合廉得其所爲皆器異之而遠士之名亦駁駁聞於四方一日里中有高會四方名士盡集主人舉觴屬客請卽席賦詩客多欠伸魚睨不能就遠士乘醉操筆立書數十紙奇氣淵然可誦一座大驚其思銳而學瞻皆此類也楚中潘鱗長尤愛遠士詩文嘗揆其篋得若干首刻之吳中而遠士微子一言爲序予謂古稱善滑稽者莫如東方曼倩今觀其因事納忠直言切諫則自公孫宏以下皆不能及視枚皋郭舍人直奴隸耳遠士身處窮閭而有當世之志以文爲戲而有憤時疾俗主文譎諫之風異日待詔金馬門陳農戰強國之計爲東方生有餘矣若其詩之律切清新覽者當自得之茲不具論

吳定遠小山集序

唐世詩人以李杜並稱至王文公始置軒輊於其間以謂太白辭語迅快然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自此論出而子美始獨爲雄霸然破太白元本風騷含嚼漢魏其生平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方諸少陵無豪髮慙負特以其才高氣雄故精意深識反爲所掄讀者徒得其橫被六合飄飄凌雲之致而已今夫朱顏嫉光極美人之形容清香凍歛備醴齊之妙理而後世率不聞以酒色病騷人者知其爲寓言也希望有立絕筆獲麟太白之所挾持何如

而可以輕俊目之哉近世詩人學少陵而得其皮毛者頗多學太白而得其天機者絕少蓋學可以漸進而才不可以強爲也吾友吳定遠天才獨出其所爲古今諸體詩皆絕類太白子觀其感歎時事則遠別離戰城南之悲壯也遊歷山水則廬山瀑金陵臺之清雄也俯仰古蹟則圮橋鸚鵡之作不足爲其激昂也陶暢衿懷則秋浦敬亭之篇不足爲其閒肆也大約不追琢而工不矜飾而豔不逞繁密以爲富不附寒澁以見長如使劍斫陳十步一人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要之區區筆墨畦逕之間誠不足以知之也定遠爲人文武自將自其弱冠時著書數萬言彎弓二百斤既登賢書再上春官不第嘗短衣匹馬往來燕趙間與奇士劍客相追逐歸而閉門距躍慨然欲以鈐略自見時人未之知也故其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一皆見於詩乃至沈吟眩脊酣嬉淋漓弄閒於倡條冶葉之間埋照於痛飲狂歌之際不知去古人遠近視餘子蔑如也茲定遠刻其詩爲小山集子僭引篇端以告世之知定遠者其他文辭亦可概見焉

葉石農偶住艸序

管僧皎然論詩云有越俗格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有駭俗格其道如魯有原壤楚有接輿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此二格者吾欲以石農先生詩當之石農詩實自陶韋門中來清迴澄澹不律而法近從武林過嚶水視予以遠觀樓諸作疾讀數過恍如挾天風凌險絕下視齊州猶九點煙目蓋其遊戲塵中胸次浩浩如管人所謂香象擺壞羈鎖而去者宜其語言文字之間超詣若此也

吳義齋經畚堂詩集序

予覽詩史見古者高蹈獨往之士心慕尚之以謂近世人材雖不逮古要之吏治武功儒林文苑可與古人方駕者往往而有顧求一眞隱者何寥寥也後有良史將遂隱逸傳不立與或獻疑曰所謂隱者以其不可得而見也使子能見之則已非隱矣且夫灌園磨鏡之流負荅籠桶之客山林城市龍章魚服子安得而遇之雖遇矣安得而知之予不能答然亦不以其言爲然也一日父友葉石農先生出經畚堂集一卷視予曰此吾鄉吳義齋先生所爲詩也義齋服賈而行儒好陰行善以濟物伏匿韜晦世罕有能知之者所爲詩及小令皆聊以寓意未嘗規規比擬而音節圓美神彩流煥愴然有塵外致趣子試評之以爲何如也予受讀終卷爲驚歎失聲若義齋非古之所謂隱君子者邪今世爲詩者多矣未有工如義齋者也其工如義齋者有矣未有不以詩自名者也詩工而不以名者有矣未有潛德隱行又高於所爲之詩者也然則後有良史將求隱逸其人而實之者舍義齋誰歸乎使子未讀義齋詩猝遇義齋於市塵則亦莫知其爲誰何之人矣予是以知今世果未嘗無眞隱也予嘗泝錢塘上嚴灘觀新安江水出處山高峽深慨然欲起方元英謝皋羽之徒相與遊於黃山白嶽之間而不可得今攷義齋之本末實生於歙賈於嚴衢之間予庶幾得見其人而已沒矣瞻望林壑緬然長懷者久之

王子堅詩集序

吾友張子灝嘗示予與王子堅先生倡和之什予問子堅誰何子灝曰此隱君子也篤行好古其詩有孟襄陽韋蘇

州之風其貧如黔婁史雲而嘗有以自樂子聞是言鮮然異子堅之爲人蓋子灑寡交不妄許與者也然子堅居荒江之上無幾入城而予又以傭書走四方不得乘款段一至其處坐是子胸中有子堅數年尙未能使子堅知之癸酉之歲始遇於雍瞻所蟬連數日出一帙示予讀之大抵陶冶性靈流連光景之言遇其合作清遠閒肆蕭然得意於筆墨之表甚矣其有襄陽蘇州之風也管人有言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子嘗反之以爲窮矣安能工哉詩人之心蕩滌萬物牢籠百態必其有不窮者而後工也今子堅困踣寂寞宐其有感感見於顏色者而子堅泊然此其清遠閒肆之詩所繇出而子灑所以爲知言也與或曰子堅嘗往來東余山中眉公先生亟稱其詩夫眉公先生知之世之人且將盡知之矣

陶菴集卷二序

十一

知服齋藏書

閔裴村詩集序

嗚呼此吾心友閔君裴村之詩也君家世力田至君乃學制舉業不就去學詩詩成乃大困然君好之益力詩亦益工嘗往來吳越間以篇詠自娛其居家或爲童子師或田作自給其爲人事母孝撫二弟有恩人有饋之者君未嘗固拒或挾富貴衣食之輒拂衣去終身不見也亦以此取怒於人至推墮溝中跛其一足君詩中所謂嘗切下堂悲者蓋指此也所居老屋數椽竹廚土鏗鋪糜不給君日仰屋梁語雖家人呼之不應其精苦如此君沒於崇禎之十一年沒之時爲橋李故人延致家輶得寒疾歸未至家數里力疾盥櫛堅坐舟中家人驚往逆之已不能言矣扶昇入門一夕卒李時手輒一卷書牢甚家人取視之則其平日所爲詩也嗚呼可悲也已世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則謂

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以予論之唐世以詩取士上自王侯有士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縉流羽人伎女優伶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至貞元以後王澤既竭而劉魯風姚巖傑之徒猶得挾其區區之聲病所至爲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千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今世以帖誦取士士知詩無益固不好卽好之亦不能深知雖有能言之士上薄曹劉下追李杜將亦不免於飢寒困踣之憂況其下者乎則謂詩不能窮人者亦非也若君之詩清而不瘠質而不俚一唱三歎有古者衡門詩人之風則所謂窮而後工者其亦信矣夫君生平最善予嘗欲予刪定其詩且爲之序子有遠遊未果旣歸而君死矣索其家踰年乃得其臨沒時所手輒者一卷爲之出涕因商諸同好一二子哀金刻之嗚呼君之於窮固已不怨不憾矣而猶不能無望於後世之傳其詩傳與否未可必也予之力又非能使君必傳者也則亦攜拾集比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已

王古臣寒谿詩序

虞山王古臣先生以清詞麗句間於吳中所至名山勝水僧窗驛壁可喜可愕之觀輒爲詩若文以記之好事家傳寫諷誦以爲唐世陸魯望方元英之流實能遺外聲利元對邱壑非夫蹶履朱門以終南爲捷徑者比也往予應宗伯錢公招讀書虞山數間古臣之名并見其一二詩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今年古臣適以它事過嚮予乃得交其人盡讀其詩後篇什恍然如歷藤溪陟烏目過破龍湖盤礴於古松流水之間欽岑峭蒨移人情性甚矣古臣之詩

之有得於山水也子管年嘗經盧阜客歲往返燕齊之間所遇可喜可愕之觀爲不少矣觸事感懷不能盡見之於詩詩成又不能如古臣之工豈山水之遇詩人亦有幸不幸邪欣賞之餘因以予之所愧者告之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勝國虞公伯生有言爲文當如浙人之庖者不當如川人之庖者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鬱濃醃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爲文之妙唯浙中庖者知之予嘗引此以論今人之文險膚踳駁華綺詭雜然而出譬猶置鴆毒於醞酒之中肩糖糜於梁肉之內雖求如川中之庖已不可得矣

王子周臣以古文辭視予乃能黜險膚以爲實去踳駁以爲醇約華縟以爲質變纖詭以爲雅淵淵乎其有先漢古文之風充充乎其進而未止也周臣其有意於浙中之庖者與欣賞不已因爲題其簡首

州邑文紀序代

洪都萬侯來莅吾邑甫踰年邑之管庫清訟獄理徭賦平侯常旅進邑諸生試之其甲等者共以爲宐而其下第者亦默以服久之太倉州大夫去官上官檄侯往攝其事嚶之人惟恐其果攝也婁之人惟恐其不果攝也相與詰難良久侯竟往攝州事數閱月以返其狂婁時治績與其所以攷校諸士者亦如嚶於是侯於聽政之暇彙其州邑試牘及士子平日所賢之文選而梓之而國門之未懸者名山之未及藏者皆附見焉刻成郵書屬予爲序予惟婁東

之重於天下久矣三百年來鴻生碩師後先輩望言文於此邦者譬之粵無罇燕無函非無罇與函也夫人而能爲罇與函也近則海內通經學古之家皆以婁東爲功首土或竊其緒論者輒登巍科四方負笈出遊者有不至婁東而返則慚愧不敢比於人數然則婁東之文震耀鏗錡宜無所用于之讚述矣獨吾嚠人士素稱樸茂科目差少於秀邑天下之稱壯縣者不屬焉然士之讀書嗜古有師法者視秀邑亦差過之言古文者率知泝唐宋以進於秦漢師其意不師其詞其剽削形摹緝拾字句者則曰此非文也言詩歌者率知泝三唐以進於漢魏以博取爲工以自然爲至其比擬荒謚造作纖巧者則曰此非詩也父以此詔子兄以此訓弟子弟推其旨以見於時文大抵雅而澤華而不靡尊傳注而不失之拘本經史而不失之雜而其才氣振蹕者則又極其奔詣斬至乎古之立言者而後止徒以吾嚠爲天下窮處士子寡交遊遠聲譽故秀邑猥以嚠爲少文云於戲觀於侯之此選亦可以知邑治之大都矣予間先漢循吏首推文翁其治至使人爭欲爲學官子弟蜀地之學比於齊魯可謂盛矣然不能如黃次公以郡守入爲宰相者以孝文方尙黃老也今朝廷加意作人侯之治績旣爲天下最而其所以誘進文學者又如此吾知其將來洵膺異數又不但璽書增秩而已也是爲序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崇禎十七年夏六月於潛趙公自松江少府來攝嘉定縣事時賊陷京師海內震驚嘉定沿海不逞之民多結黨伺釁者適村民見弑於僕并其家七人皆被殺於是酒備竈養皆起爲亂什什伍伍白晝持兵迫脅主父使出券以獻

僕坐堂上飲噉自若主跪堂下搏頰呼號乞一旦之命卒
得不殺卽燒廬舍奪錢物以去不三日而火及城之南隅
公下車適與變會而備兵使者程公以他事行縣迺與公
日夕計議發兵捕殺二十人懸首以徇眾爲稍定居數日
程公以邑事委公而去公多設條教旌善罰惡立保甲申
鄉約誘諭之如子弟疏導之如江河期月之間邑以無事
說者謂嘉定之變實恃此所未有而程公以嚴法制之於
苻趙公以寬政撫之於後生死而肉骨亦苻此治嘉定者
所未有也公再旦起坐堂皇民有持訟牒至者閱竟乃受
之其瞞調不可受者立罷去之間一日出奉錢市鮭菜無
一錢侵公帑料里役者其強力潔廉皆此類視事僅兩月
撫軍祁公以卓異薦公于朝直指周公以公旦夕柄用不
可久居下邑遂具疏請以進士嘉善錢公補嘉定令而公
遂去嘉定暫還松江諸生某某等以公之德不可無頌也
相率爲詩若干篇以送其行而屬子序之子昨歲計偕北
上遇公漕河公方部糧至京子同行數舟與糧艘爭鬪艘
發數十人守鬪百方諭之不得過勢且後期不得已走訴
諸公公徐至一麾而轍子嘗私語同人公御下如此將相
材也應者皆嘯然旣踰年而公來治嘉定其整暇不亂與
御數十人不異然後知子言之驗也管仲山甫之賢以吉
甫佐頌而傳若漁陽之頌張堪蜀郡之頌廉范則堪范初
不以頌而傳也而頌者之詞反以堪范而傳今公治行卓
卓如此他日傳循吏者必將以嘉定之詩附見焉是其爲
吉甫不足而爲漁陽蜀郡有餘矣子旣竊附知公者之末
而又卒斯言之得傳也遂援筆爲之序

昌黎之文學孟子者也歐陽子之文學韓子者也二子之似古人者神也非貌也近代之學古人者貌也唯制舉業亦然王唐以機法倡之於崑歸胡以理氣振之於後讀思泉之文未有言其似守溪者也予聞思泉日置守溪之文於座右心摹手追久之乃以其博大名家卽思泉亦以昌黎學孟自況乃知先輩之嚴於師法而精於用意如此今帖誦家或言古文或言先輩究其所謂古文先輩者褻績而已爾拘牽而已爾拘牽褻績既不足以服天下於是鹵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爲奇以腐爲新以俗爲雅以穢爲華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爲可歎也吾友陳義扶以高奇之才斂入規矩蓋常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矣其言曰軼理而背法非文也墨守理法之中土木據尊位而餓隸入嚴家亦非文也於是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

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苟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一於制舉業發之讀其文如齊魯大儒揖讓與俯於朝堂也如大將用兵變八門爲六花也如丸投區矢赴的流雲在岫而風出之也如湖江之水蘊珠涵璧而吐吞羲娥也於戲若義扶可謂能自名其家者與可謂得古人之神而遺其貌者與以王唐歸胡救今文之敝以義扶之文救王唐歸胡之敝其誰能易之義扶浮沈諸生中十年其文益精而其收效與今之陋腐穢俗者等且不若焉論者誹譽相半於是義扶不能自釋以決於予予曰昌黎之文不云大怪小怪乎歐陽子之文小子輩不有議之者乎李之怪且議者不能使二子不傳以二子之誠於爲文也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其何有於一遇義扶起而笑曰善哉黃子之張吾軍也遂刻其藁若

千篇以行

又

吾友陳義扶嘗刻其橐二十篇問世而予爲序之以謂義扶之文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苟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自名其家出其餘力足以救今文與今之僞爲先正之文之弊而其收效反遜於今人故論者誹譽相半然而義扶之於爲文則可謂誠矣誠則必傳一遇不足道也蓋予之推服義扶如此未幾義扶以義經舉於鄉闈中擬冠多士者數日而始抑爲弟二人墨義旣出都人士奉手歎賞以爲斯文之美如珩金虹壁雖抑揚其價而金與璧自如也時予亦與義扶同舉於是義扶彙梓其橐以行復使予序之予惟主者之評

陶菴集卷二序

七

知服齋叢書

義扶也曰無欺人之言無媚人之韵是卽子特序之所謂誠也誠於文者必遇予言則旣驗矣而誠於文者必傳予言其不驗者乎雖然義扶之誠於文也則以其誠於人者爲之本也今夫唐之有張均蘇渙其詩未嘗不本於風騷宋之有丁謂呂惠卿其文未嘗不本於經術彼其詩若文可謂誠矣而後世卒莫取以爲法者無他以其不誠於爲人也今義扶孝於其親而信於朋友其持己也躬躬然若有所畏其謀道也奮然惟恐失之視名利如脫髮視進取若不得已此所謂誠於其爲人者也是以而爲人亦以此而爲文其視世之抽青媲白扼言蠟貌以追取時俗之好與夫管人所云鳳鳴而鸞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其相去爲何如哉予旣自幸其言之有中而又樂與義扶交勉於將來也故亟稱義扶之爲人以告世且自勗焉是爲序

金懷節文稟序

東漢諸君子以德行稱者莫如荀季和氏陳太邱氏是二君子皆闇篤無文者也而季和之後有才子八人太邱之後仍世卿宰彬彬乎或或乎何其祖父之質而子孫之文也蓋文者質之餘也子孫之文祖父之質之餘也祖父以文教文勝則質漓矣夫子孫之質日漓則子孫將不能有其文是故韓愈之文比於荀揚而其子有不識字之謂李杜之詩上規風雅而宗武伯禽無間焉文勝故也夫惟祖父以質教而子孫以文應則質有其文質有其文則文之行於世也益遠此荀陳二氏之後所以多賢與吾邑金羣玉先生以孝友至行爲一鄉所宗自學士大夫兒童厮役無異言及其沒也臨哭者皆失聲而子孫不知其姓氏論者方之太邱季和有過之無不及焉其長君爲吾友爾宗而懷節則先生之孫爾宗之子也爾宗之所聞於先生者皆忠信孝友立身事君處朋友之道懷節之所聞於爾宗者皆先生之道也吾嘗與懷節處矣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其修於身者粹如也其積於學者充如也其發於文辭之間者沛如也是宜其制舉業之文淵奇灑博英華瓌麗爲吾黨所屈服與異日懷節立朝以經術陳便宜發明家學當如荀氏之慈明仲豫有功於人有紀於史則陳氏之元方長文不足慕也會懷節刻其制舉業若干首以行而予爲之序如此先生諸孫七人皆賢有文懷節爲之長

陸道協文稟序

制義之所言者理與事而已理則古人往矣吾不能面質其然否於豪分之閒唯取銘傳注不爲所汨而後達於文

辭者爲至事則比物連類博取約出大足以極萬物之狀而細足以發瑰怪之文此二者未能或舍也然以今之爲制義者觀之則有二弊焉言理而失者拘守繩尺無所發明其弊至於質木痠咀之無有言事而失者穿蠹淫辭移此儷彼其弊又如美錦覆阱履之立陷是一者子皆病之且夫六經之後言事者備於史言理者詳於子史之所以推遷固者以其羅絡千載善敗得失的然可見也此以理言事也子之所以推荀揚文中者以其各言所明踳駁互見而其精者固可施諸萬世也此以事言理也夫事理合而後可以立言合事理以立言而後射策決科之文與古文辭等今人反之乃欲以此譯聖經應王制繆種流傳豈不可歎哉吾友陸道協才高智多年未及壯讀書盡四庫其意毅然欲追唐宋作者視近代能言之家蔑如也所爲制舉業精於擇理而辨於論事當其震蕩捍闔奇氣鏗出如韓白提百萬眾鏖戰於河山之間定而觀焉則又粹然以清盎然以和蓋駸駸乎入古人之室矣會道協刻其橐百篇問世屬予序之予爲述其所見如此以告世之讀道協文者若夫道協之爲人寬通靚深貌若子房而志烈恢然有翁歸文武之器此又非予所能測矣

吳見末文稟序

吳子見末以文章鳴江左垂二十年今始舉於鄉子獲與見末同榜相遇金陵極論文章利病風氣開塞之故以及今之離經畔道者因相與推案大笑聲撼江水水鳥皆矚矚飛去吳子輒予手言曰吾於時文無所好獨好子文又日子子之文甚似曾王子笑日子言過矣吾非能似曾王者直好曾王者耳宋潛溪評曾氏之文以爲信口所談無非

三代禮樂其評王氏之文謂如海外奇香風水嚙蝕木質俱盡唯真液漸然而存今於制舉義中求足以當此二評者非吳子而誰乎吳子之文春融而不迫醇質而有光子固氏之作也嚴勁而能裁古雅而有體介甫氏之作也然則曾王之文乃吳子之所自有耳而子何能爲彼哉吳子曰子與子之文無有同乎曰有取理解於先儒而未嘗墨守訓詁取氣脈於古文而未嘗剽賊陳言取矩法於先輩而未嘗規規於程尺之內是則我二人之所同也雖然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進此而居省寺則有疏議之文居史館則有制誥之文紀一代事蹟實錄直書則當學遷固之文玩思神明嚙嚙聖涯通天地人而爲言則當學六經之文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吳子曰子言善矣吾適有制義百篇問世子卽書吾二人往復之言以識交勉之意焉其可乎子唯唯因退而書之

陶菴集卷二序

三

知服齋叢書

徐定侯文稟序

國家重熙累洽垂三百年一旦有崇禎甲申之變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逮夫世邁中興天下容容思治矣而寇未卽殲□未卽服者其故何哉士大夫才多而氣弱也才者所以用世也氣者所以用才也氣有餘則激不足則弱激與弱均非所以善其才而弱爲甚管者東漢之末士大夫競爲危言訐辭汗穢朝廷批抵卿寺率至以身塞甕而國家之亂亾隨之其氣激也南宋之末士大夫心忮倪拱手圓視以苟歲月陳同父謂之風痺不知痛癢積數十年而國亦亾其氣弱也今天下之患不在於類東漢而在於類南宋吾嘗與一二識者憂之閒亦輒此意以論文以爲制科之弊庸虛狹陋戍削單疏剝剝割裂亢沓浮蔓其

惡不可勝數一言以蔽之曰弱而已矣善夫昌黎韓氏之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信斯言也其吾友徐子定侯乎定侯之文於物理事變無所不窮於三代兩漢之能言者無所不仿於性情無所不抒於矩法無所不合森乎如翔鴻班馬之行也渾乎如滄江八月之濤也凜乎如壯士之怒髮上指而色不變也充乎如元夫碩士雍容鳴佩而風采熠爛也牢籠怪奇穹穴險固破豔冶之堅陳檣雕巧之酋帥其殆管人所謂氣高天下乃克爲之者矣定侯生長右族高曾以下至尊大父先生暨尊甫先生皆學有淵源爲世偉人而難弟儀侯復互相師友壯盛之氣全注語言是以年未勝冠卽與儀侯同舉於鄉未幾進捷南宮天下誦習其文咸謂賈生終童復出於世也今定侯筮仕出陰政績之美行將追配趙清獻范希文諸公璽書召用邊難廓清有日矣若其操筆授簡亦必爲天子撰平淮之碑勒摩崖之頌不止見奇制舉業而已也予與定侯稱同年生風期相尚恆有祖生先我之歎茲者定侯版行其國門之文猥以弁詞見屬輒爲道其素所感慨於世者而欲救之以定侯之人與其文予之傾倒於定侯者至矣

葉念菴文稟序

世之好古辭者多薄時義不爲夫時義之與古辭異者邊幅爾若其苦心致力以參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涵澹深微不誣不游則雖龐然稱古辭者所得未嘗或異焉陸務觀曰弄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也殘章斷稟憤譏戲笑之詞皆足知之故時義小物也而爲之者之心氣

浮實學問深淺可求而得也吾不及見念菴先生間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見其於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無之而不涵澹焉無之而不深微焉悚然歎曰此非先生之文也先生之人也其人深故其文抑之而奧其人通故其文揚之而明其人寬故其文廓之而大其人潔故其文澄之而清先生之於文可謂稟厚而發遲志懋而得精者矣願逢掖三十年九獻不售卒之坎壈以沒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文者也今出先生之文以示人皆揜卷不欲觀或勉強卒讀皆以爲文而已矣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人者也熙時曰知吾先子之文與人者一人焉趙定宇先生是已先生在南雍時拔吾先子於輩俗中敬之愛之每試必冠其曹伍其與吾先子書牘皆嚴重若先輩古道鬱然可觀也夫趙先生天下伉直使僅知先生以文其愛且敬之必不爾使先生文人也何至爲趙先生所重若此故曰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趙先生之謂也先生遺稟無慮千百篇今熙時取其十三篇以行蓋皆晚年筆云讀是編者勿問爲古辭勿問爲時義亦視其苦心致力之處而已矣

董聖袞文稟序

世之論文者恆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子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詩盧駱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尙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己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矣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

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二十年來制舉業之文凡數變始剽諸子繼填六經繼又傅會諸史近則六朝之丹雘粉澤無不竊焉其佞者咸自以爲奇創不移時而聲色俱腐讀者嘔噦從之矣此無他唯其不能復古耳毘陵震澤諸先正之文所謂古也得先正之理法氣機而變通生焉所謂復古也董子聖袞起於毘陵其爲文精於理而嚴於法厚於氣而靈於機齋房九莖之芝清廟三歎之瑟神采流渙而音節霏微以方其鄉荆川方山諸公風流彌邵神理一也甚矣聖袞之能復古也今年聖袞舉於鄉其文爲四方所尸祝吾知後數十年學者之宗師聖袞亦如聖袞之宗師苻哲無疑也聖袞爲人澹泊堅靜狂貧如客頃過嚶城與予數共晨夕汪然不見涯洙吾又以知聖袞之文皆本於聖袞之人也然則以聖袞之文爲能開宗能復古者其猶輕量已夫

徐宗題文彙序

嘉隆之間吾嚶大宗伯徐公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公之言曰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勦賊者遺其首尾又曰昌黎文不摹史漢而得其精神又曰古於辭而不古於意如夏畦之學漢語蓋其意以譏當世之饅豨言語自號秦漢者公與弇州爲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論斷斷不爲之變弇州晚年頗好唐宋而不薄歸熙甫則亦自公發其端云嘗歎公以元老鉅人爲世推重卽無文章已足不朽乃其虺陋起衰如此此徐氏之家學所以闡而益章久而

滋大也宗題於公爲曾孫沈篤嗜古壯思涌出嘗以數年
下帷盡發其先世藏書讀之所爲制舉文止邇經訓下攬
諸家翫貫橫陳高翔捷出模範山海排夏雲霆洗削纖巧
藻黼大章固已闔然升侔者之堂而嘒其馘矣嗟夫宗題
之才誠有大過人者然豈可不謂之得於家學也哉管陸
務觀有言歐王蘇諸公皆科舉之士彼在場屋時苦心耗
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
雜治積日旣久望而識之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珠蒼
壁萬乘之寶珉固不可復欺夫并世科舉之文與今科舉
之文不同而其繇科舉之文以進於古文則一也予故讀
宗伯公古文而知其珉王之辨當在爲舉子時今宗題於
珉王之辨精矣過此以往萬乘之寶將出矣會宗題刻其
藁若干首問世子爲序其淵源書之首簡

兩徐子合藁序

陶菴集卷二序

三

知服齋叢書

徐蔚生汝馨兄弟以高文篤行稱於邑中而皆出吾友族
雍瞻之門雍瞻之論文也引繩墨別分寸善不揜微類
必指如漢廷老吏平反疑獄國工診疾見垣一方居平嘗
誦言曰凡爲文章必使神理骨法達於氣勢薈澤之間而
後止文無氣色是山無煙雲春無艸木也又曰吾之斤斤
於二三子者非以爲文而已也人能平其心易其氣與聖
賢之理相傳而行則爲人之道亦不遠矣是二說者子皆
躋之邑中少俊遊雍瞻之門者類能推闡師說彬彬焉或
或焉讀書削行日有聞矣而兩徐子實爲之首雖同遊者
多奇士皆自以爲不及也管人作唐詩主客圖每推一人
爲主則必有數人入室又擇其尤者爲上入室今吾黨論
人與文者固必以雍瞻爲之主而其上入室者則兩徐子

也夫雍瞻之人與文其雄於壇坫而重於鼎呂者垂二十
年則遊於其門而入室焉者其人與文之淵源不亦深且
遠哉兩徐子勉之有郭林宗之宏獎風流則必有茅容孟
敬爲其徒有韓退之之起衰八代則必有李翱皇甫湜承
其後是數子者皆以得所依歸而後傳其可傳之本則必
有在矣兩徐子方版行其文屬予一言爲序予於蔚生稱
僚壻而汝馨與吾弟偉恭同學又皆以予爲與於斯文者
也於是乎言

暹社題辭

少俊之應童子科者六人曰朱子旭徐汝馨陳求章建純
兄弟暨吾弟獻臣偉恭也其齒自弱冠至成童其學各宗
一師其人或聚處一室或遙相應和其文瑰富精工清通
秀傑不相蹈襲而能彼此相濟雖所詣不必止此然持此

陶菴集卷二序

三五

知服齋叢書

示人人已服之矣於是諸子各錄其文十篇合爲一集以
代繕書應索者刻成以質於予予告之曰朱子有言文字
有筆力有筆路筆路隨時增益筆力自二十餘已定旨哉
言也子美夔州之詩頓挫沈鬱東坡海外之文精深華妙
此筆路也誦雲垂海立之篇觀帶餘馬後之句已知其晚
年所造如此矣此筆力也雖然此言平文爾朝賢而夕佞
惡始而美終人之爲人豈有定也哉諸子勉之毋鳳鳴而
驚翰母孔子讀而儀秦行十年之後質諸是編使人疑其
文之無定而信其行之有定也則善矣

易文自序

漢人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共讀而詁之予嘗以此意讀
易求之於詩得易之性情求之於禮得易之法度求之於
書於春秋得易之事業乃至二十一史之記載莊列諸子

之微言屈宋蘇李以下之詩騷詞賦一卷一篇所見無非易者又恐其溺於文也端居靜思斂耳目聚精神以求焉如是者十有五年而未嘗測易之畔岸閒出其餘爲制舉業非予好也歿後所得率以之薦几席飽蟬蠹徐子蔚生顧從而掇拾吾後評之騫之猥授梓人流通凡若干首予亦不禁也嗟夫易之道大矣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籠者爲陰陽術數之言而其至籠者爲今之制舉業今誠以易道視之則其精者去太極已遠而其籠者亦不可以謂之非易譬猶天地之內金玉瓦礫等爲一物而已矣予之此文方之瓦礫固天地之所不棄也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邱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

陶菴集卷二序

三

知服齋叢書

皆不免於天刑人旣桀宗元反之以爲壽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薦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詠之小技穿穴幽隱指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佐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黜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慈惠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佐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

關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
俶詭侷儻者收之文有關繫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
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
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
而去取之有行敷落間見鎔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
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
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
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
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
之將至是即明遷回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
生有焉子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
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鄰又未
知得遂與否微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
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
平之願畢矣猶恐控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
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
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
其爲我听然而醺一觴乎

唐宗魯先生壽序

今年七月七日爲唐宗魯先生六十之誕辰諸辱交於先
生之子惟時者某某咸謀所以壽先生而屬某執筆以紀
先生之梗概且曰吳俗介壽之辭必託諸貴人鉅公今先
生體尙高素視榮利如土梗諫詞詭說非其所好吾屬以
子交於惟時最久其知先生宜悉子當爲一言以侑先生
觴且固惟時之志也予唯唯不敢以陋且僭辭予惟唐氏
之先世有隱德至先生而早失怙恃廬產蕩析乃慨然屏

去儒業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誠信而操其奇贏不十年竟復其產且加廓焉然生平深恥陶白之術刻意厲行一本禮教不啻如管人之遊於商賈而踴稱折之者故其家亦終不甚穰也其家政嚴而有法客有過從者見其子弟立不跛倚坐不橫肱其與人交衍衍樂易不爲嶄絕之行里中人皆愛而敬之稱唐翁性無喜愠云惟時嘗謂予曰亮工自結童時粗習句讀家大人卽訓以忠孝大義聞市肆有佳書必購置輟中已而亮工遊鄉校試於有司時有利鈍大人無幾微見於顏色每讀書它所旬日歸省大人必舉經史疑義相詰難亮工對稱旨則命酒爲樂曰子能是吾不羨富貴也是以亮工與世推排十餘年不敢改操蓋大人之教也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生之賢於人遠矣管陶侃之母截髮易酒以燕范逵使其子有當世名史稱其賢子竊非之以爲才如士行何患不達其母旣稱明智乃不能教以堅忍靜重而使之汲汲於富貴無論士行有愧茅容其母亦異於尹焯之母矣至若陳萬年之狂漢名狂子定國杜延年間蓋亦一時之偉人也而教調之言爲笑古今豈非重富貴而輕道義故與繇此而觀則先生之賢於人遠矣今惟時學成志樹業已祭酒諸生間其子子姓皆說說振起克世其業而先生方與四三親故杯酒聚會於是知其心之不嬰於物而可以長年也已若夫世俗所稱駟馬高蓋鳴鐘列鼎之榮宜皆惟時所自有故置不論獨論先生之高風潛德如此且以識諸子親愛之私云

歸母陳夫人六十壽序

代

當穆皇帝御極之季年上恬下熙朝章漸疏士大夫相習

爲奉身資家之學而少司寇歸公自釋褐中翰擢官黃門
稍遷尙寶卿晚繇銀臺進貳秋官數十年中清白一節此
可謂天下之偉人矣當公之宦成也室廬墾隘田畝不足
以給餼粥故眾以爲清雖公之立朝忠精居家孝友學古
淹博在它人一莫能至而槩以清蔽之猶之稱國僑以惠
稱公叔以文云爾不知者至有平津布被之疑及問公之
夫人糲倉做衣親執家苦無幾微見於顏色乃始歎息以
爲不可及然居公之時亦僅歸美於公而已夫人之德以
公揜猶公之德以清揜也洎公卽世長君全卿以才名耿
亮遊公卿閒時稱夫人慈撫之惠次君元卿尙幼夫人
以嚴代慈朝夕訓以讀書修身睦族信友之道不數年鬱
爲儒宗人始知夫人爲母之賢而益追誦其爲婦且歎司
寇公之清白一節其得於夫人之所助不淺也夫公之清

白一節出於天性所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也而以
爲得於夫人之助不已過與蓋攻苦倉淡者人情之所不
堪而豪華靡麗者閨閣之所競慕舍閨閣之所競慕就人
情之所不堪此狂君子能得之於身而不能得之於同室
之人夫至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則不必身通苞苴而其
操固可敗矣管王荆公以虛名實行傾動天下自其買宅
京師必欲得修身齊家事事可法如司馬公者而與之爲
鄰而嫁女用錦帳乃出於夫人所爲荆公不知也然則近
世賢人砥礪名節而敗於不見之地者可勝道哉謂夫人
無助於公吾不信也嘗觀詩史傳列女者於潛德則稱孟
光謂伯鸞之隱逸光成之也於明達則稱山濤許允之婦
謂濤允之出處二婦成之也而清節如吳質吳隱之之流
爲其室者甚難而姓氏獨不傳豈清者之行固不欲見知

於人而并晦其室與柳所謂至德者固無得而稱也與不然則其爲子若孫者不能推闡其德以見於世也與今全卿之才名耿亮既如此而元卿又將進爲世用吾知公之德固不以清揜而夫人之德亦不以公揜也已今孟冬廿又八日爲夫人六十之誕辰諸同人千里貽書以介壽之辭見屬予以通家子義不敢辭因爲掇其大者書之爲序而夫人之壽考康甯則諸君子固能言之矣

陳母張孺人六十壽序代

往者陳靖甫先生以博物好奇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自詩翁畫史奇材劍客彈碁格五馬醫灑削之屬挾一技者皆過從先生先生左圖右史旁列三代彝器引客就坐問何所長客崙自贊云何輒隨客所長應之客皆遜謝不及已而釀酒擊鮮絲肉間作窮日浹夕以爲常或值先生郊居

陶菴集卷二序

三

知服齋叢書

則輿馬之僦直誦貴其好客如此然先生之家賈不逾中人先生性高朝絕不問生產生產亦不見其落人多怪之間有私於長君熙孟者熙孟爲具道其母張孺人節衣縮食操執家秉先生卽有所需未嘗乏絕卽乏絕必拮据以進不使先生知之於是間者驚歎以爲非孺人之賢不足以成先生之高也孺人爲大參明初公女公深中隱厚閨門肅雍孺人之所得於家教者深矣不偶然也先生旣觀化數年孺人始年六十是時長君學益成志益樹吳中推爲諸生祭酒諸孫五人皆賢而有文於是同邑諸君子千里移書以介壽之言屬予且曰君於陳氏稱世講竝知孺人尤詳孺人於古列女誰比也予惟范史所載梁伯鸞夫婦人人能言之以先生方伯鸞所謂易地皆然者也若方孺人亦唯德曜爲可媿雖然當伯鸞賃舂時所謀者一身

巨裘葛於整理餽粥於潔齊一庸婦人能佐之矣德曜之賢於人者特以其必敬必戒也若先生以布衣諸生門內嘗有數十人醕酒門外嘗有數十人仰倉米鹽凌雜一切責之孺人而孺人皆能給之終其身無倦容無德色非誠與才合者能之乎是故爲德曜易爲孺人難伯鸞旣沒史稱妻子歸扶風夫以伯鸞爲之父而其子無間焉則其人賢否可知也德曜之所處又可知也夫王霸之妻不以蓬髮歷齒慙其子故與德曜同傳以德曜之明達豈不足以處此然其得於天者或已晉矣今孺人有熙孟爲之子熙孟之子及猶子又賢也是故爲德曜難爲孺人易夫難者今之人所不可能也易者古人之所不必得也能今人之所不可能得古人之所不必得其亦可樂也已遂書而寄之以復諸君子之請以侑孺人百年之觴以志予不獲躋堂之媿焉

蘇母金孺人六十壽序

吾邑蘇氏世居涓浦之上以耕稼爲業二百年來士大夫所稱孝友肅雍有德有行之家也至泰醇先生以積學爲鄉祭酒而長次君眉起眉聲繼之眉聲以易經魁鄉薦當世誦習其文擬諸淵雲鼂董之間一上公車罷歸杜門著書日侍母孺人膝下與眉起賡閒居之賦補白華之詩用以燕樂其親而孺人亦康強悅豫左饋粥而右孫子愉愉如也初孺人以名家女幼嫻姆教孝恭慈儉間於姻族旣歸泰醇先生值家中落孺人椎髻操作攻苦倉澹有人情之所不能堪者然祭祀酒會未嘗不潔齊也尊章之養未嘗不具醇醴羞甘毳也盥浣擷擷之節未嘗不整理也旣而先生早沒二子孤露孺人亟延良師傅講授而躬自

訓以忠孝大節稍長擇交里中問某某姓名知其人賢者輒喜試於有司小有利鈍不加譙訶眉聲登賢書亦無得色曰吾所喜者在此不在彼也惟孺人以婦道而兼子以母道而兼父辛勤數十年得見其子之樹立爲當世大賢而其身固已老矣涪耀間古之賢母有樂其子與李杜齊名者有翮髮供饌爲其子延四方奇士者有聞義養不聞祿養許其子不就科目者高風淑行焜耀彤史然亦卒有大賢人焉以爲子故其母得藉之以傳卽不卒而其子不賢母之傳與否未可必也孟子推仁義禮智之德皆本於性而又以爲有命焉彼所爲高風淑行其殆出乎其性者與有是母適有是子其殆得乎其命者與世稱君相能造命然又以爲孝子百世之本仁人天下之命則夫孝子仁人盡性以至於命其權固與君相等與管漢世有赤眉銅馬之亂而劉平趙孝之徒至信格於盜賊唐至元和之後王澤竭矣而董召南獨隱居行義化及雞狗此皆性命精微之極致不可思也不可言也今天下彝倫攸斃豺狼會人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尙賴有仁人孝子如蘇氏兄弟者本其孝友施於有政在家如董召南出爲公卿大臣如劉平趙孝而孺人內德隆茂將與漢晉以來諸賢母並傳豈不盛哉涪耀與眉聲同學同志又同舉於鄉往歲驅馳南北兩人如左右手也憶舟渡黃河中夜不寐眉聲爲述笮竿大雪中徒步赴試歸自數十里外母氏倚門望之涪耀喟然歎息想見爲人親者之心焉今當孺人六十之誕辰得從侯子雍瞻傅子令融陳子義扶之後敬進一觴因述其世德以爲壽詞無虛美庶幾見而知之者云

尹伯衡先生詩集跋

蒙不知詩而喜言詩詩者持也古之人持此物以爲訓非取其廉纖綽約礪有風采而已將必有裨於世者而後言之三代以後詩人之與風人合者晉淵明唐子美白染翰爲詩者無不置兩公口齒間乃數千年來學陶者恆失之枯學杜者恆失之累求其神似者幾如咸池之音不可復聞此無他古之人有所持今之人無所持故也夫賢達之士奇情浩氣素蘊畜於胸中仕則託功名氣節以傳不仕則爲詩若文以微自表見陶杜兩公之詩大抵從窮入也有陶之桂冠乞食環堵蕭然而後有其恬澹任真超絕六代之詩有杜之流離轉徙浮遊避亂而後有其沈鬱頓挫跨歷三唐之詩豈獨陶杜而已古之人皆然蓋窮則間間則多讀書多遊名山水交天下幽憂沈廢之士凡國家之治亂人事之得失土風物宜之瑣細皆悉覽而周知之故其爲詩可興可觀確然有以備一代之風雅嗟夫此豈世之衰歎者所得而究與吾師伯衡先生工爲制舉業稟經酌雅升年揣摩亦既老於斲輪矣卒無知先生者先生亦不以不知故有所貶以逢世蒙於眾中覽察之魁閎寬通神宇落落信其中之所得深矣乃其無聊不平之意亦往往見之於詩詩多詠物擬古餘爲酬贈凡若干首蒙卒讀之曰窮之益人甚矣哉使先生不窮或未暇爲詩卽詩亦未必其工至此也今擬古則逼古詠物則肖物政使陶杜復作何必去人有閒哉獨惜先生之奇情浩氣僅僅以胸中之萬卷目中之數子了之而語及於山水遊歷則猶有歎焉夫山水者天地之眞詩也向使奪陶公之廬山杜老之巴蜀而求其詩如今日之所稱陶與杜者不能也以兩

